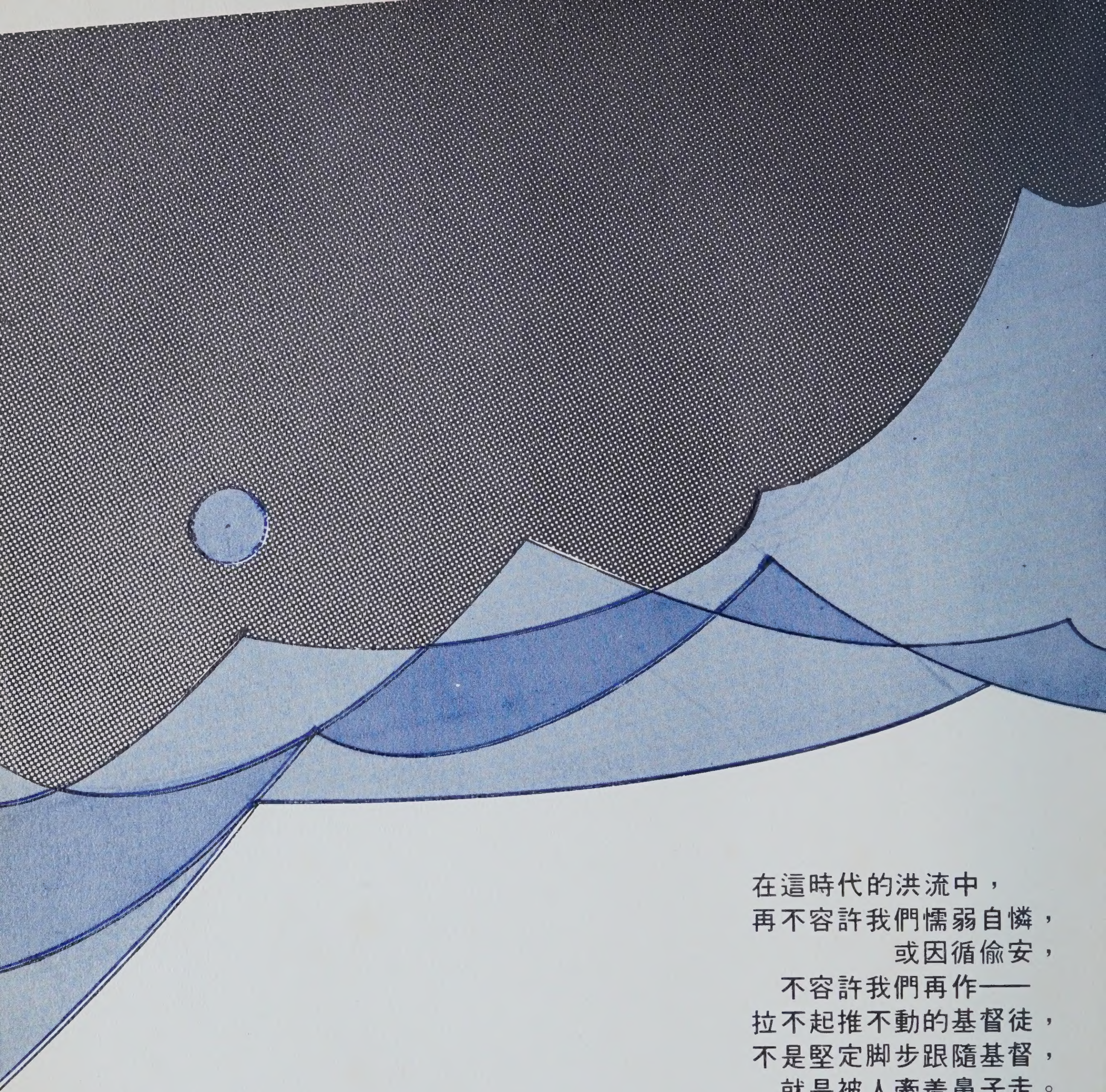


橄欖
OL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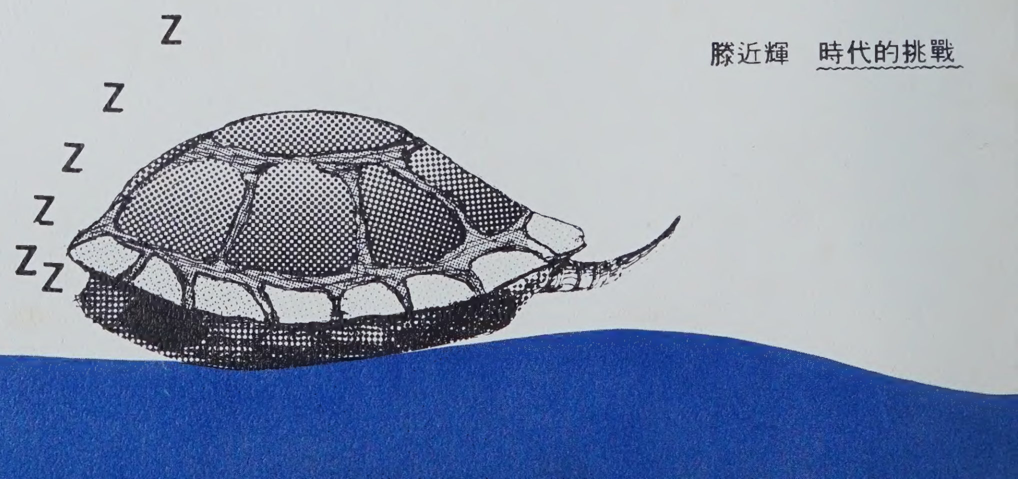
面對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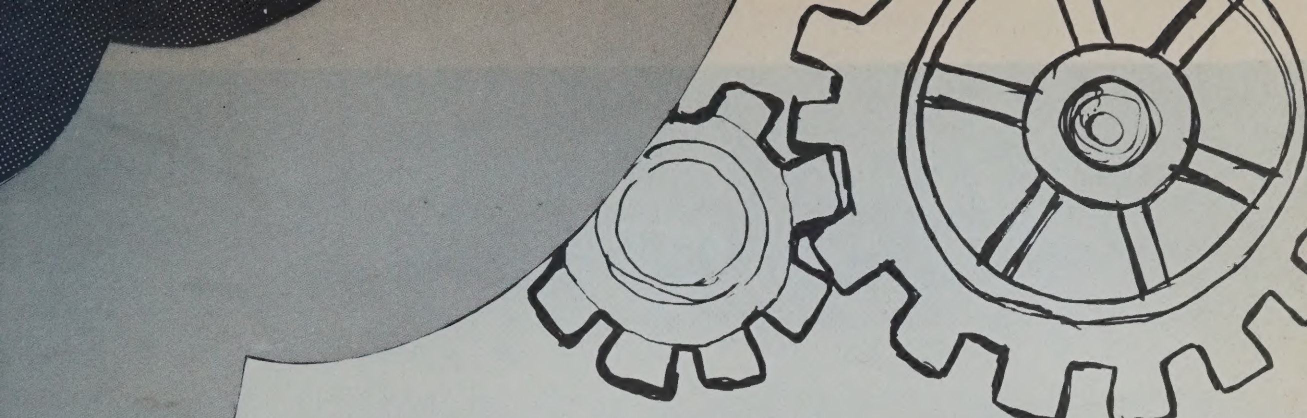
6



在這時代的洪流中，
再不容許我們懦弱自憐，
或因循偷安，
不容許我們再作——
拉不起推不動的基督徒，
不是堅定脚步跟隨基督，
就是被人牽着鼻子走。

滕近輝 時代的挑戰





共產主義與基督教

甚麼是共產主義？

嚴格來說，這篇不算是共產主義簡介，只可算是我個人對這個主義解說的嘗試。

共產主義並不算是一套嚴謹的哲學系統，把它當作「體系」來研究，結果是令人失望的。自馬克思開始，共產主義理論的建立與現實革命行動分不開，致使它不能如其他哲學理論般每一部份都能冷靜、細緻地銜接着。公允一點說，馬克思、恩格斯有建立哲學體系的企圖，但並不太成功（註1）。雖經列寧、斯太林及同期俄國哲學工作者的整理，但缺漏、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地方仍不少。但這並不表示共產主義一無是處，它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確實提供了很多有見地的綫索。本文的目在於對馬克思主義比較謹愼、忠實的介紹。

對於一種「主義」，我把它分析成三部份：1.理想 2.因期望達至理想而提供的行動方式（手段）3.肯定爲何要「如此」行動背後的價値系統（世界觀）（註2）。

我們先對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的政治、經濟、思潮作一簡略分析，以期了解「共產主義理想」的形成背景：

A、經濟方面：由於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不斷發展，遂引致：(1)手工業者失業，轉業作大工廠的傭工。(2)由於工人除了受僱於資本家外難以爲生，故此遭受資本家隨意剝削亦不敢反抗。(3)因資本家之互相競爭和濫製，工業產品之供求因而失調（過剩），形成了經濟恐慌和不滿。(4)資本家（或稱資產階級）之間互相競爭日趨激烈，少資本者被吞併，遂有富者愈富之傾向。而勞工（或稱無產階級）被資本家剝削，而遂有貧者越貧的現象。

B、思潮方面：由於資本家激烈競爭，工人福利被漠視。但十九世紀的勞工們在當時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自覺他們個人有生存之自由、權利及價值，於是形成一股對抗資本家剝削的勢力。這種對立的狀態，至十九世紀中葉就更顯得尖銳化和激烈化了。

動盪環境的刺激，使許多知識份子產生了「社會主義的理想」（註３），他們盼望能夠有一個新社會的出現。在那裏：⑴人類友愛方面：否定並除去階級的分別。⑵社會制度方面：其中沒有一個人過富或過窮，以致不能在平等基礎上與別人相處。⑶經濟制度方面：生產工具不但共同擁有，而且共同使用。⑷道義約束方面：所有公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相互服務，以促進共同的幸福（註４）。《大英百科全書》對共產主義的定義是『一種將全國人民入息與財產平均分配的政治制度理想』。按定義來說，共產主義的理想亦可算是跟上列所述的社會理想是一致的。

雖然理想是相同，但提出達至如此理想的行動方式，却有許多不同的意見（註５）。馬克思如何能斷言他所提供的方式（或只有他所提供的方式）才是眞正有把握和準確呢？這驅使他建立了一套特殊的世界觀（價值系統）——唯物的（MATERIALISTIC）、辯證的（DIALECTICAL）世界觀（註６）。

對馬克思來說（也是十九世紀一般的認信），所謂「絕對眞理」就是自然科學（註７）。關鍵就在這裏了：馬克思若能將自己的理論類比於自然科學，則可確立其可信性和「絕對準確」性了（註８）。當時所謂「科學的」，起碼具有兩方面的特質：從性質上說，科學是決定的（DETERMINISTIC）。從運作上說，科學是有定律的（LAWS）。

正如自然科學的現象是可以預測和不隨個人意志而轉移，馬克思也深信人類的歷史是可以預測和不隨個人意志所轉移的（註９）。但一般來說，自然科學的領域只限於物質及其運動，但歷史的領域和對象則是「人」。要確定人的現象如物質現象同樣具決定性，很自然地，馬克思傾向了「科學的唯物論」（註10）。但我們不要忘記馬克思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者，也是一位革命家。純理論的科學唯物論對他來說未免太抽象和太理論化了。他有興趣的是科學中「決定性」特質，但他要求的是能將其實際應用在具體的人際現象。因此，他不多談物理學上的物質運動決定一切，而斷言經濟結構——生產關係、生產工具——才是約制着、決定着歷史發展的最根本基礎。『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爲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註11）經濟結構是最基層的；而人的意識、思想、價值取捨都是建築在其上的所謂「上層建築」（註12）。當基層（經濟結構）發生變動，社會結構便必然地、被動地隨之而移動——這就是歷史。馬克思主義者稱此爲「唯物論」，實則意思是「經濟決定論」（註13）。

儘管馬克思能指出歷史的經濟決定性，並不能因此就可以斷言那理想中的共產社會一定出現。因爲他還要辯明歷史的輪子是必然地「向着」共產社會走。要建立這一點，馬克思類比了科學中另一特質—— 自然科學有定律，歷史也同樣有定律。而馬克思亦斷言他已經發現了歷史的定律—— 階級鬥爭（註 14）。所謂「階級」，就是『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註 15）。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來說，「階級」是按經濟背景來分，而不同的階級地位決定着他們的不同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註 16）。由於社會上存在着不同的階級所形成的對立世界觀、階級與階級之間必然因經濟利益（剝削與反剝削）而發生鬥爭。鬥爭的結果使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使人類歷史向前推進。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九四九）一文中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既然馬克思認爲自己已經把握到歷史的定律，他當然要顯示可以運用這定律於過往的歷史。他試圖只用兩個原則，就把歷史的變遷全部解說：⑴歷史是由生產發展所約制。⑵歷史的演變定律是階級鬥爭—— 在人類原始社會的時代，由於生產力逐步發達，人類再不需要「公社式」的相互倚賴才能生存，因而私有財產便開始出現了。私有財產的出現產生了貧富分化、財產爭奪的鬥爭。鬥爭的失敗者成了俘虜，俘虜漸漸演變爲奴隸。於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鬥爭的結果，原始社會演進至「奴隸社會」。在奴隸社會裏，階級分化與它們之間的鬥爭仍舊存在（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的對立）。並且，隨着時間的流轉而愈來愈尖銳化。這逼使奴隸主對奴隸不能再按原本方式統治下去。逐漸，爲了緩和鬥爭的赤熱，奴隸主將農田分割，租給奴隸耕作。於此，奴隸漸漸消失，社會結構由奴隸社會過渡至由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所構成的「封建社會」。這兩個新階級的鬥爭並不因此而消失，相反地，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農民的反抗使他們之間的對立愈加惡化。直至工業革命的來臨（生產力和生產工具的突變），大工廠的出現形成了資產階級，與其對立的則是無產階級（參閱本文開始部份所述）。社會結構又從「封建社會」過渡至「資本主義社會」。按馬克思的見解，資本家與勞工的鬥爭是最劇烈的一種。（註 17）

這種用鬥爭（或矛盾）的角度來解釋事物、歷史的演變的方法，馬克思稱之爲「辯證法」（註 18）。既然「辯證法」能够作爲解釋過往社會的定律，於是馬克思更進一步，用之向前預測將來的社會演變。其立論如下：由於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使勞工的購買力下降，生產與消費之間失調，於此資本家只好更加緊剝削勞工以求減低成本，以增加利潤。但由於愈加剝削，勞工消費力愈下降，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工人失業、工廠倒閉。故此，馬克思斷言資本主義發展至極峯時必然發生崩潰。那時，無產階級便要起來革命，打倒資本家，成立一個新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社會是介乎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過渡時期(註 19)。因爲雖然在那社會中無產階級已經奪得權力，並開始實行了集體經濟制度。但仍未算是最高階段的社會。因爲被推翻了的剝削者(資產階級)仍企圖恢復他們被奪去了的權力；加以人民對共產主義制度一時仍未能淸楚、了解體會和適應；再者，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存在也形成了一種威脅。故此，這時期的政策是一方面教育人民、一方面對過往資產階級實行專政，並要從事全世界推倒資本主義的活動。直至有一天，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在世界上消失了，社會上再沒有階級的對立，一個最完美的經濟制度(連帶着一個最完美的社會制度)出現了──共產主義社會。而這也就達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註 20)。

總括來說，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是「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其行動方針是建立無產階級政權。而最終極的理想，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出現。

附註

(1)馬克思：恩格斯並不乏系統性的作品(尤其恩格斯)。例如《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甚至如《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都可稱得上是自成系統。但跟一般哲學作品的嚴格性及緊扣性比較，仍差一段距離。

(2)「主義」是屬於所謂「有目的的行爲」。理論上它們的衍生關係應該是：先有價値系統。然後決定行動方式，再而衍生結果。但落實在具體的現實情況時，程序通常是倒轉的：先是由於環境的刺激所帶來的需求產生了某一個理想。繼而爲了使理想成爲事實，人會爲自己提供某一種相應的行動方式。而「方式」的取捨，一方面是必須指向「理想」；然而，在多種能指向「理想」的行動中決定實採取某一種，則是隱藏在選擇者背後的價値系統使然。「馬克思主義」是在具體革命實踐中產生的，筆者假設它的衍生過程是屬於前面所述的後者，即「理想」→「行動」→「價値系統」。

(3)「社會主義的理想」並非至十九世紀才出現。在西方可追索至柏拉圖的「理想國」，或中國的「大同世界」。

(4)參考G.D.H. COLE，THE SIMPLE CASE OF SOCIALISM(1935)

(5)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學者很多，例如W.GODWIN，R.OWEN，SAINT-SIMON，C.FOURIER，J.PROUDHON，M.BAKUNIN 等等，他們所提供的行動方式都大不相同。

(6)一般合稱「唯物辯證法」或「辯證唯物論」(DIALECTICAL MATERIALISM)。

(7)十九世紀可說是「科學的理想主義」時代。人們大都深信藉自然科學可以解決人類一切的問題。而「科學的」一詞亦代表了客觀、準確、絕對等諸涵義。

(8)筆者以爲，若說馬克思，恩格斯曾經企圖建立一系統的話，他們努力的方向就是將他們的理論盡量建立在所謂「科學的」基礎上。正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八八三)：『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恩格斯《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一八八五)：『……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自然科學有同樣的意義』。並參閱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八八三)。至於如此思想的歷史因緣、需要冗長的篇幅論述。筆者在此不打算作辯解。

(9)只有如此，他才可以有絕對把握去斷言將來的人類歷史一定會出現「共產社會」。

(10)當時一般流行的思想是：歷史現象是決定於社會現象，社會現象決定於個別行爲的相互關係，個別行爲決定於心理活動，心理活動決定於生理現象，生理現象決定於生物化學反應，而生物化學反應則決定於物理學的定律。此可稱爲「科學的唯物論」，就是以物質的運動來解釋一切(包括人類)現象。

(11)恩格斯《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八八三)。這裏引用恩格斯的話是因爲他與馬克思的觀點差不多完全一致。而恩格斯經常比他的好友表達得更握要明晰。當然，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亦可到處發現這個觀點，例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八五九)：『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約制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

人們的意識……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⑿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八五二）：『在不同的財產形式上，在社會的存在條件上，聳立着形形色色特有的情感、幻想、思維方法和人生觀的整個上層建築。所有這些，是整個階級由其物質基礎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係中創造出來並賦以形像的。』

⒀「決定性」這個意識筆者敢斷言是馬克思理論的基礎，這可以由他的著作中不斷使用「制約着」、「決定着」、「必然地」、「決不會」……等字彙來舉證。許多批評者因此認爲他是「宿命論者」，又以此爲他理論中的最大弱點——因爲旣然經濟決定一切，又何需要進行革命？何須教育呢？自由意志豈不消失？（參看C.N.HUNT、胡越，黃天健，趙蘭坪等人的論著）。但就筆者個人所了解，如此批評亦稍欠公允。誠然，馬克思本人可能未有徹底地檢討過這方面的矛盾。但恩格斯在他晚年的時候對這種批評是有所解釋的。主要發表在他一八九〇年《致約·布洛赫》、《致康·施米特》，及一八九四年《致符·博爾吉烏斯》三封信中。他仍舊強調『經濟條件歸根到底約制着歷史的發展』，但『（人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着的。因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裏，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爲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佔統治地位。在這裏透過各種偶然性來爲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如果當時恩格斯對「統計物理學」（STATIS-TICAL PHYSICS）有所認識，他可能表達得更淸楚。在統計物理學中，一點墨水滴入淸水內。用顯微測量儀器來觀察，墨水的每顆份子是好像「隨意地」、「自由地」、「雜亂無章地」向各方碰撞，這種觀察方法稱爲「微觀觀點」（MICROSCOPIC）。但若用肉眼來觀察，墨水事實上是有規律、有方向四方擴散，這種觀察方法稱爲「巨觀觀點」（MACROSCOPIC）。在微觀是「偶然」，但在巨觀（統計地說）卻是「必然」，這就是恩格斯想表達的意思。所有在微觀觀點他可以肯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但巨觀觀點來看，歷史的輪子卻仍舊是必然地按照經濟條件而推動。這一觀點在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一八九八）中發揮得更淸楚。

⒁恩格斯《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一八八五）：『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偉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規律，一切歷史上的鬥爭……實際上只是各社會階級鬥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又，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到目前爲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⒂列寧《偉大的創舉》（一九一九）。

⒃參考《哲學名詞解釋》上冊（一九七〇）「階級和階級鬥爭」一項。

⒄參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八八四）。

⒅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一八七三）。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八八〇）。

⒆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以前者變爲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筆者在這裏略過了所謂「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階段的討論。

⒇用「唯物的」和「辯證的」角度來分析和預測人類歷史稱「唯物史觀」（HISTORICAL MATERIALISM）。恩格斯《論住宅問題》（一八七三）：『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變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可能有讀者問及何以沒有提及「量變則質變」、「否定的否定」、和「對立的統一」這三個馬克思主義中的主要規則。其實在文中已經運用了這些概念，只不過沒有明言罷了。生產力（量）的增長改變了社會結構（質）就是「量變則質變」一例（實則卽是「唯物論」）。「封建主義」的否定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又否定了「資本主義」，此卽「否定的否定」律。資本家與勞工這兩個對立階級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奴隸主與奴隸兩個階級的對立又構成了奴隸社會，就是「對立的統一」律。後兩者皆可歸入「辯證法」中，前者強調事物的動態性及演變性，而後者則強調事物之內在矛盾、對立性。

溫偉耀

編語

時代的先知

一失掉了的恩賜

基督教的信仰能超越時代的樊籬，絕非因爲其內容抽象空泛得可以不顧時代的特徵，而是由於這獨特的信息在每一個時代中均能適切地針對所需。神在不同時代裏興起祂的先知，也就是要他們將信仰與時代緊密的關係指明出來。

可惜我們對先知（特別是舊約聖經裏的先知）的認識多停留在片面或一知半解的地步上；我們以爲「先知」就只是一群知道未來，說說預言的「術士」，因爲他們的預言都是從眞神領受而來，因此都準確地應驗了（例如有關以色列復國或彌賽亞降臨的預言）——然而除了說預言外，先知還作過些甚麽？先知的寫作除了讓我們研究「末世論」外，可還有任何價值？

也許因爲深受「時代論」神學主義（DISPENSATIONALISM）的薰陶，以致我們只看到先知「預言末世」的一面，却完全忽略了先知與當時社會的關係，漠視了先知「道德倫理」的一面。其實，「先知」這名稱的中文翻譯已有這誤解的傾向，正確的名稱應作「神的代言人」。

綜觀舊約的先知，我們應立即可注意到他們所共通的三個特徵：

(一)先知對他們身處的環境——包括宗教、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都有深切敏銳的洞悉和瞭解。

(二)先知熟悉神的話語，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觀察和解釋周圍的現象（例如政治上的外敵入侵、宗教上的腐敗形式化、社會上的剝削和不平等、經濟上的貧富懸殊），都有獨特的見解；或可以說：他們與其他人有不同看法，是因爲他們懂得神的心意。

(三)先知對他的時代提出了適切的信息。這不是說他們只會勸人悔改；誠然信仰上的回轉是先知信息中非常重要及基本的內容，但先知的信息更包括了其他：阿摩司呼籲國人「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社會性的）；哈巴谷與耶利米在哀傷與戰兢中「靜候犯境之民上來」（政治性的）；這些信息是包含了屬靈的遠景（預言國家復興，神的拯救），但却是攙合於目前的道德要求裏——二者合成了對當代適切而富挑戰性的信息。

今天教會堅持不談社會政治參與，不顧經濟發展所造成的不公平現象，只注重傳福音、救靈魂，是否表示她已失去了先知的恩賜？葛培理牧師曾聲稱：「我是奉召作新約的傳道者，不是要作舊約的先知。」今天傳道者比比皆是，但我們必須問：先知到了那裏去？

失掉了先知的恩賜，當然不會是單單基於對「先知」片面的了解；在這裏讓我們嘗試分析三個原因——

(一)「屬靈」和「屬世」觀念的劃分：

聖經中的確有指出「與世俗爲友的，就是與神爲敵」；然而在這裏（在其他經文也一樣）雅各所指的「世俗」是兼重內裏的和外在的。將「世俗」看成形式化，認爲物質、娛樂等乃「屬世」，是走到各種修道禁慾主義的極端去了。一個「好基督徒」的標準只是不抽煙不喝酒、不跳舞不看電影、參加所有教會聚會、忙於事奉工作、履行了所有靈修祈禱奉獻的規矩，加上古老的服飾髮型，不苟言笑……然而他却可以看到安置區的非人生活而毫不動容，對愛灣村火災賑濟漠不關心，對種種社會上的不公義處之泰然，從來沒有覺得應盡上一份力量，似乎只有人的靈魂才算寶貴，身體精神受虐毫不打緊。賑濟和社會改革的事並非「屬靈」，可以安心不理！

我們懂得指出「社會福音」單重物質不重靈魂的謬誤，難道單重靈魂而忽略物質不是同樣將一個人分割了嗎？約翰說不愛看得見的弟兄而大談愛神的人都是說謊的；雅各指出眞正的虔誠除了不沾世俗，也包括了照顧有需要的「孤兒寡婦」；先知阿摩司警告以色列人，要是他們只會獻上燔祭和平安祭，而不理會社會上的不公義，神斷不悅納他們的敬拜！

㈡「功利主義」心態的盛行：

「功利主義」的表現就是將效果看得比神的旨意更重要；或是以爲效果就等於神的旨意。我們應該注重效果，可是將效果視作最重要的事，將效果看爲判斷成敗的唯一標準，甚至成爲神是否喜悅的根據，就顯出偏差了！

葛培理佈道大會決志人數高達二萬餘名；一本簡單公式化的傳福音小册確實動員了平信徒一陣個人佈道熱潮；於是，我們便振振有辭，不再認眞思想深入一點的疑問：到底那二萬餘名決志者至今的栽培情形如何？相信了這簡單公式化的福音的信徒在生活上是否有委身的表現？如果以效果來衡量舊約先知，我們可能會驚訝這麽多位先知似乎都不蒙「神的祝福」，傳講的信息也未能帶來全國大復興，相反地却被人斥責爲不識時務，甚至蒙上叛國之罪！

洛桑信約指出爲求教會增長而犧牲教會深度發展，爲求效果而不擇手段；如在傳講的信息上妥協，在方法上不誠實，這都是教會世俗化的危機，也是「功利主義」心態所造成的後患。「功利主義」心態更帶來屬靈眼光上的近視。我們過份注重效果，很容易便忽略反省自己的作法是否合乎神的意思；既然徹底遵從聖經眞理必定會遭到更大困難和阻礙，因而影響效果（如宣講福音中提出作門徒委身的代價可能會嚇退一些只求福氣的「決志者」），似乎折衷辦法便更能適應實際的情況……於是，我們遂不習慣從神心意的角度來看事物，也失掉了「先知」的眼光。

㈢安於現狀迴避問題的精神

昔日阿摩司從南方提哥亞平原直趨北方伯特利來指斥以色列的罪惡，哈巴谷承認迦勒底的軍隊是神懲治以色列的杖，施洗約翰責備希律王在道德上的罪惡，耶穌基督更執起繩鞭趕出聖殿裏敲搾的奸商；今天我們基督徒這份勇敢的精神在那裏？安於現狀、息事寧人並非先知們的處世哲學，他們有爲眞理而「攪亂天下」的勇氣和膽量！

我們提出聖經來反對罷工示威，却迴避了社會上不平等的現況；我們指責暴力革命，却逃避了社會改革的責任；我們避免與世人往來，於是隔離的生活令我們無法明白他們身受的壓迫，然而我們仍不斷指控他們……要是我們肯留心主耶穌怎樣與妓女和稅吏賣國賊交往而贏得他們的悔改，祂又如何與當時的法利賽人（宗教權威人士）辯論而改變了內中的尼哥德慕，我們就會明白：逃避問題與隔離政策都不能使我們將適切、急迫和有挑戰性的信息傳給需要的人；勉強維持現狀和對問題孰視無覩就正是昔日假先知在患難中仍唸着「平安」的寫照！

失掉先知的信息，我們的信仰與時代脫了節；基督教也成了人生可有可無的「宗教」寄託，再也沒有那份令人注目的改變的力量。對於那些不覺得「心靈空虛」，「罪孽深重」的人，基督教只是「願者上釣」的玩意！況且，當別人提出解決問題的答案時，我們似乎被迫一直退却；從科學主義，理性主義，人文主義以至今天的共產主義，基督教根本沒有正面地拼過任何一場硬仗，總是不戰而退，以保存所餘僅有勉強立足之地！往昔的基督徒殉道者在眞理上都是英勇的戰士，我們却在壓迫中毫無招架，只會作關上門孤芳自賞的「殉道者」！

我們沒有傳出信息，便不能怪別人的不信是「末世必有的現象」；試問我們在那一方面值得別人信服跟從？肯眞正面對人類問題的是基督徒？還是其他革命主義者？

強調我們要關懷社會問題，眞正面對罪惡，不再逃避退隱到教會四壁之內，也不再隨便「扣上帽子」而唯恐唾駡不及，並不是等於忽略了我們與神的關係及對聖經的認識。登山變像後耶穌不容許門徒滯留山上，是要他們覺察山下人群的需要；然而耶穌也跟着指出在趕鬼時禱告的重要。事實上，眞正瞭解神心意的基督徒，斷不會安於救靈魂而置神公義的要求於腦後；當他眞正去關懷一個人的整體——包括了靈魂和身體，他也會更深入瞭解神的心意和作爲。當先知站在時代的前線，他不但深悉時代，同時他也必須接近神，才可以支持他那不受歡迎，「不識時務」的使命！

並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是先知；恩賜乃是神的靈「隨己意分給各人」的。然而，在今天這時代裏，難道神沒有完全忠於祂的代言人，而非要用到那些敵擋神的「迦勒底人」來成就祂的心意嗎？

敢於作爲時代的先知的信徒在那裏？
願意接受神的差遣的先知又在那裏？
奉召作時代的先知者到那裏去了？

唯願我們在神面前重新得回這失掉的恩賜，脫離老底嘉的噩夢，爲神在這時代裏，成爲震撼人心的呼喊！

李思敬

香港安置區的問題



一陣出奇制勝的「條街黑ME MUM」、「學童戴黑眼鏡携蠟燭在房屋署門外做功課」的熱潮過後，觀塘康寧道安置區的居民終於如願以償，於今年七月間獲政府徙置往永久性的公共樓宇。然而從最近接二連三的安置區（如馬仔坑邨）及舊徙置區（如大窩口邨）居民，因爲屋租昂貴，或離工作地點太遠而拒絕遷徙的事件看來，香港住屋的嚴重問題，顯然不是「件頭式」的行動足以解決——誰敢擔保遷徙後的康寧道安置區居民不會遇上新的、更難對付的困難？「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現象，不但能反映出政府房屋政策的流弊，更是對整個社會制度的不公義不平等的一個諷刺。

× × ×

安置區——置而不安

安置區的誕生，與政府力謀管制「權宜住所」（SQUATTERS），二者有很密切的關係。

五零及六零年間的難民潮、天災災民及人口激增，替香港帶來了嚴重的居住問題；非法臨時建築物與木屋區如雨後春筍，而如何在缺乏足够房屋以徙置上述居民的情形下，一方面管制這些旣存的權宜住所，另方面防止同類住所的繼續蔓延，便成了當年徙置事務處一項最棘手的問題。

有見及此，政府便在六四年間採納了一個工作小組的建議，並在六六年十二月劃定了首八個「安置區」，安置「確屬無家可歸者」，賦予他們合法的地位，在指定的地域範圍內容許他們蓋建暫時性的棲身所。建屋面積、類型、材料等，均有硬性規限，建築費以外，並需繳交若干費用，而政府只負責供應最基本的服務：公用水喉、公厠和排水渠。

明顯地，安置區的設立，大致上是達到了政府背後的兩個主要目的：其一、是方便了政府管制及行政上的需要，維持了表面的市容及環境衛生，減少了因火災、風災災民可能引致的社會及政治上不安的威脅，節省不少賑濟金；其二、是收回非法建築物及木屋佔據的土地，作公開拍賣、市區重建及其他更有利的發展用途。

安置區成立之初，是預算每年安置二萬五千人：至七四年十一月，安置區已增至二十七個，居民達四萬三千多人，而據房屋司署七六年四月最新統計（註一），乙級安置區（註二）已增至三十一個，可容納的居民達四萬八千多人，分佈情況如下：

類型	特　色	安置區數目
第一型	無水、無電	12
第二型	無水、有電	7
第三型	有水、無電	7
第四型	有水電、及 已建之部份建築物	5

可容人口	實際人口
48,190	43,505

房屋委員會曾經清楚表示（註三），鑒於每年的供應及需求量均有差距，因此並未打算爲安置區定下確定的發展計劃。配合以上的數字來看，這就是說，目前香港超過百分之一的

居民，是生活在除了一個屋頂四幅牆以外，便毫無保障的「安置」區中——而這類居民的數目卻有有增無減的趨勢。又雖然安置區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它的「暫時性」，然而部份根據徙置條例早已獲得分配公共樓宇單位的安置區居民，卻因爲並非身處在市區發展範圍內，故仍在苦候「上樓」（如康寧道安置區是等了差不多四年才得償所願）。加以房屋署在劃定安置區及遷徙安置區居民時，都沒有徵求及尊重居民的意見；訂定的地點、租値等，往往只顧及政府的土地發展計劃，及符合以最快及最經濟的方法來解決房屋問題的方針，而完全置居民的實際需要於不顧（註四）。凡此種種，都不是一個看重人民尊嚴的當政者應有的表現，也不應爲一個公平的社會所容許。

「我們要……活！」

大致而言，各安置區居民的需要，都有很多共通點。

較明顯的，也就是康寧道事件所引發連串電視台與輿論界一致譴責的，自然是區內惡劣的居住環境：簡陋、擠迫、污穢、冬冷夏熱以外，是文明社會公認爲起碼生活條件的缺乏：獨立水喉、電力供應、水厠、郵政及電話服務等，盡付厥如。而導致的後果之一，是居民被迫從街燈偷電、或購自非法的發電者，無可奈何的受這類組織的控制。

而比較不明顯的影響，也就是不良居住環境間接導致的，是居民在心靈上蒙受的損害。過度擠迫破壞了私生活，壓抑了完整的個人人格發展；加以「臨時」住所剝奪了人類最基本的需要——安全感，便成了一股無形的壓力，容易引起個人情緒不安，並人際關係的磨擦及失調。

另一方面，「安置區」這名詞本身的涵義，似乎就是代表着較低的教育水平、較低的職業、較低的社會階層；於是承認作爲一個「安置區居民」，也就無可避免的要同時爲自己塑造一個低下的「自我形像」（LOW SELF-IMAGE），不獨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也加深了社會階層間的隔離，對整個社會的「整合性」（INTEGRATION）產生不良的影響。

我們當然也不能忽略一連串有連鎖關係的問題，如：惡劣的居住環境，加上父母外出工作，兒童不願留在家中，又缺乏照顧，結果一是容易受罪惡勢力影響，構成了社會人士常掛在口邊的「青少年問題」，二是成績低落，不能在重競爭的社會出人頭地，於是又開始了另一代的貧窮。又如惡劣的居住環境導致不良的健康，加上教育程度低，於是容易成爲失業潮的第一批犧牲品。可見居住環境是影響着惡性循環一個奠定性的因素。

以上的問題，在很多方面也同樣適用於早期的徙置區，可知政府的徙置政策，也有亟待改善之處，但列舉上述多項問題的目的，卻不在抨擊政府的政策，而在力圖指出，導致人犯罪的原因，固然是由人的罪性而起，但惡劣環境的影響力也實在不容忽視；而當人「吃不飽、穿不暖」，在明天的，今生的生活也朝不保夕的壓力下，要他思想永恆的盼望、天國的福音，也的確是遙不可及。社會關懷固然不能代替直接傳福音，但要有效地傳整全的福音，則唯有走進社會中，抗拒惡劣的環境，消弭生活重擔的壓力，才能在不信的社會中爲主作見證。我們相信要突破一般人對福音的誤解（有閒人士的消遣，中產階級的專利），需要的絕不是福音內容的更改、也不單是傳福音形式技巧上的進步，而正是在能切合每一個時代、每一個背景所需求的表達方式——關懷七六年．香港．安置區．幾達五萬的居民——是其中之一

誰的責任

關懷安置區居民生活上的需要，正如其他社會問題一樣，基本上自然是有關政府部門的責任：如房屋司署應盡快徙置區內居民，或最低限度爲各安置區作較妥善的計劃及安排：又如市政事務署應負責在區內提供休憩場所及設備等。

但以康寧道安置區爲例（因經濟理由而一直不肯安排供電）可見有關部門並未履行當盡的責任。

目前爲區內居民謀福利的工作，很大部份是由志願機構及有關的社會工作人員肩負（註五），工作範圍主要限於在區內提供社會服務、改善區內實質生活環境設施（如水、電、厠所）、爭取合理徙置等。

此外亦曾對區內居民表示關懷的，就是如電視台的大衆傳播媒介。正如一般採訪式的「社會關懷」，都脫不了「一窩蜂」或「件頭式」參與的本色。

安置區居民——正如其他社會問題的犧牲者一樣，需要長久的、付上代價的關懷；引伸至整個社會的層面來看，單單改善實質生活環境還是不够。更需要一群熱心，但又擁有正確

的價值觀，清楚瞭解自己工作的目標和動機，能夠把握推動着工作的動力的人挺身向社會不平等現象提出挑戰，從而達致政策及社會制度上的改革。作爲認識神心意的我們，有否考慮過在這項使命面前，嚴肅地獻上自己說：「我在這裏」？

看見一代入一行動

導至這一代基督徒「社會冷感」的因素，大概有三：

第一，是誤解。以爲愛心只是態度，不是行動；只是安份守己，不是對現狀的質疑；基督徒應盡量避免捲入「複雜」的社會或政治問題的漩渦，免受誅連；基督徒應絕對保持「中立」，讓其他人攪他們的革命。

第二，是顧忌。在積極參與社會行動時，所用的策略及技巧（如偷電）是否合乎聖經？關懷社會會否引致疏懶傳福音？

對以上兩點，我們不打算在此詳細討論，只簡略地一提我們的幾個意見：

㈠「其他人」已經參與改革社會，並不表示基督徒就可以袖手旁觀。反之，以認識神自居的我們，更應積極地使身處的社會成爲合神心意的社會。

㈡社會問題誠然是複雜，但這也並不意味着基督徒可以安心的削足就履，採消極的逃避及「中立」態度。反之，這是表明我們更需要認眞的回到聖經去，坦誠、不怕避諱的與弟兄姊妹研討、禱告，一同尋求神在那問題上的心意。

㈢歷史證明，關心社會與疏懶傳福音二者之間，並沒有存在着一個必然性的因果關係。反之，若二者配合得宜，往往不獨不會彼此抵消，反能夠收相輔相成的功效。而最重要的是，偏重任何一方，都不是合乎神所啓示的心意。

然而我們感到最值得提出的，卻是第三個徵候：「觸角」遲鈍，也就是形成這一代基督徒對社會上「集體罪惡」（CORPORATE EVIL）由先知先覺淪爲後知後覺的重要關鍵。

無可否認，生長於中產階級的我們，是很難對低下階層人士遭遇的困難產生共鳴，但問題的重心不在能不能、而在願不願：我們願不願走近他們，好讓自己有機會看見、並體會他們的需要，就如耶穌在雅各井旁所作的？

我們「看見」了，是否如福音書中屢次記載的：耶穌「動了慈心」？我們可有保羅「對甚麼人就作甚麼人」那種完全的代入感？

我們「代入」了，又是否帶來適當的行動來與所看見、所感受的相配合？既有救恩的頭盔，我們就不用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既有聖靈的同在，我們就可以信靠祂每一步的帶領；更重要的，既有神的愛在裏面，我們就可以放心的「捨己身叫人焚燒」，而不致變成「鳴的鑼、響的鈸」。

所謂「行動」，其實也不一定要轟轟烈烈——也許我們該從小處開始：下次在街上見到一個可憐的乞丐，你不怕路人的目光，掏出一枚銀幣給他，這是行動；團契安排一些週會到低下層中探訪或義務工作，這也是行動。

× × × ×

主耶穌的警告很清楚：「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之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願那天，我們都被分別爲「綿羊」。

（本文部份資料由香港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供給，謹此致謝。）

附註

註一　見 HOUSING DEPARTMENT：-
MONTHLY RETURN：CLASS 1／2
LICENSED AREAS
TABLE 1 （POSITION AS AT 30.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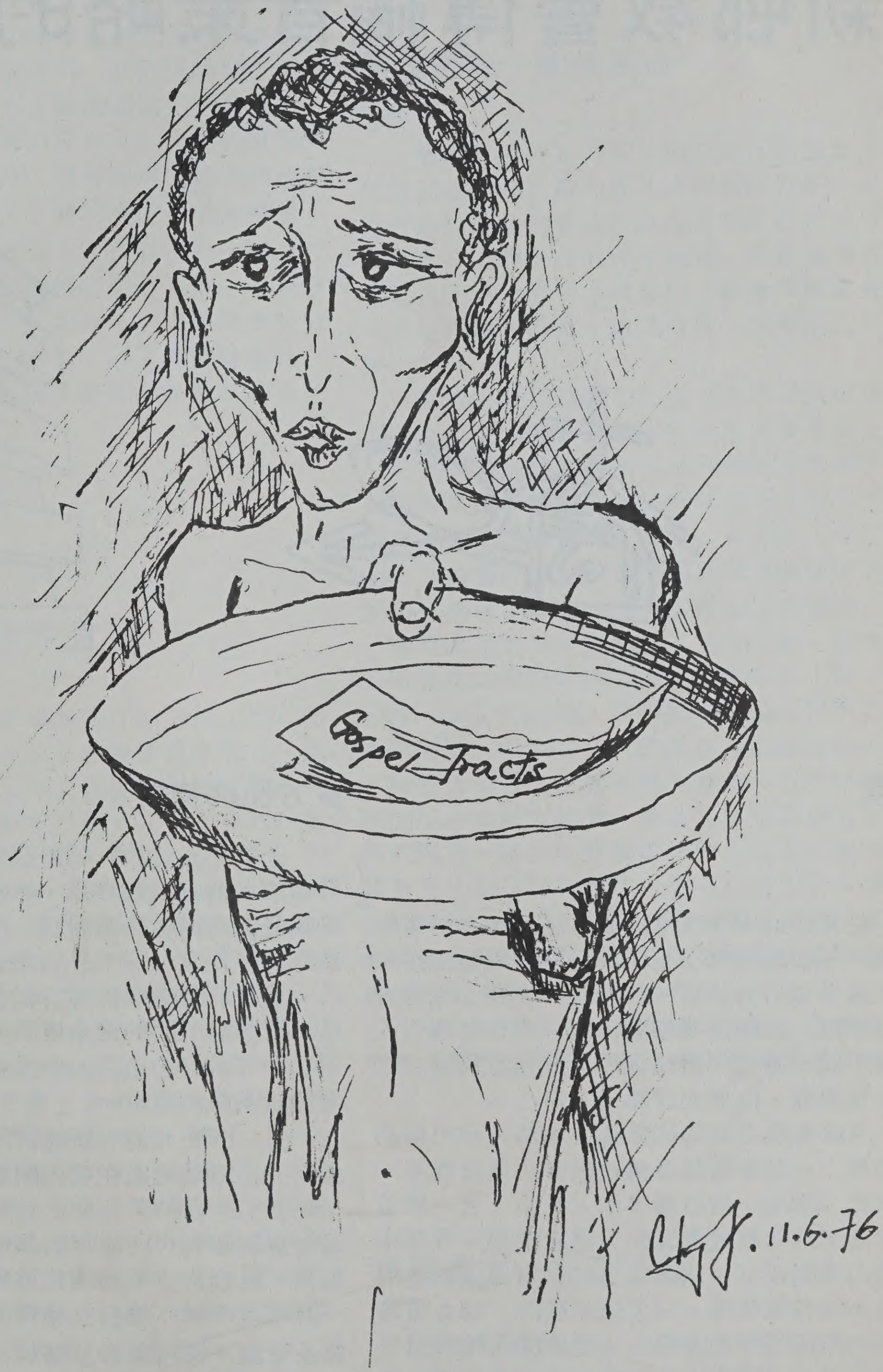
註二　安置區可分爲三大類：甲級安置區是爲有優先徙置權利（如天災），而尙在等候徙置的居民，目前已沒有這類安置區，乙級安置區爲數最多，是爲安置沒有優先獲徙置機會的人（如前僭建住所住客、無家可歸者，水上人家等），目前有三十一個，丙級安置區只有三個，特爲安置被迫遷離僭建木屋的小型工廠。

註三　見七六年五月廿一日香港房屋委員會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詢問函。

註四　一九五五年政府年報中，政府已清楚強調徙置樓宇並非一種「福利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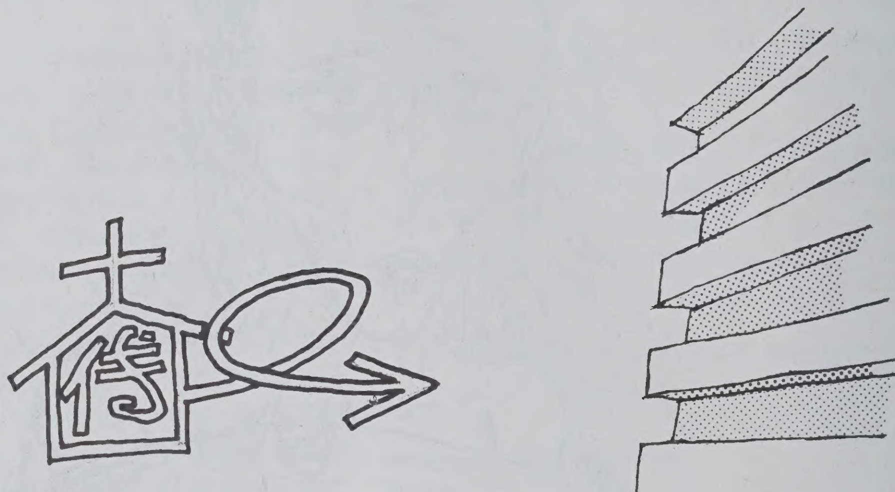
註五　根據社會服務聯會資料，目前在安置區服務的志願機構計有：鄰舍輔導及行動處、小童群益會、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區組織協會及女青年會。

社會關懷小組



" Lord, when saw we thee an hungred . . ."

新邨教會傳福音策略的再思



引言

正當政府十年房屋計劃進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不少福音戰士也在新邨內默默地工作。有人經多年努力耕耘，已能歡呼收割；也有人祈盼多時，終能投身拓荒行列。雖然從事方式各有不同，身處的環境各異，但爲着那福音的使命和異像，他們都甘願獻上自己。

目前教會在新邨的傳福音策略大致可歸納爲兩類：一是藉着教會傳統聚會，透過崇拜、主日學、團契、佈道會等領人歸主；另一類是主動地提供各種社會服務，藉着辦學、青年中心等而表彰福音，兩者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別，但卻同具戰略性，只要使用得法，切合環境需要，亦能達到相等果效。爲更深入瞭解這些工作情況，「研究小組」特別訪問了幾間位於新邨內而又頗具代表性的教會或基督教青年中心，從而試行作出綜合性分析和檢討，嘗試找出最適合新邨的傳福音方法。

多方面的探討

一間原先位於新邨天台的佈道所，因着人數增加，地方不敷應用，經過多年禱告和弟兄姊妹努力奉獻，終擴展爲一所宏偉的禮拜堂，矗立於東九龍一個主要工業區毗鄰的舊式新邨內；這是一間典型的福音派教會，採取保守作風，藉各種不同的聚會傳講神的話，它同時保留了地方語言的色彩，會友多爲潮州人，重要聚會時多採用潮語。

另一間在九龍一新建房屋邨的教會，成立僅數月；這教會能在邨內開設，實爲多方面的「巧合」。當時某差會正覓地開辦新福音堂，得知這新邨有可供使用的單位，便向政府申請租用，但政府並不批准其單獨申請，但適逢另一基督教機構亦擬設立輔導中心，經過一番聯絡及會議，便以差會及輔導中心名義向政府申請邨內一個單位，部份單位撥出作禮拜堂之用；在政府看來，輔導中心比教會更符合居民需要，因而批准。表面上教會似乎是附屬於輔導中心，實際在經濟、行政等方面都是各自獨立。

我們也訪問了一間位於新界一衞星城市的教會，堂址在自己教會開辦的小學內；基於爲傳福音而辦學的原則下，母會向政府申請在邨內開辦小學，附設分堂，經過四年工作，會友人數已超過一百人，主日學學生更有五百餘人，藉教育傳福音的大好機會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上述三間教會外，我們還訪問了另一間似乎與傳福音扯不上絲毫關係的「教會」——由一所福音堂開辦的青年中心，位於香港一新近落成的房屋邨內；藉着各種文娛康樂活動，向邨內十四至二十二歲的青少年提供服務。

這些教會當然都免不了各有他們不同的工作環境、主觀抱負和獨特的工作方針，但我們相信它們在多方面的代表性，所以這些資料仍有助於一個概括性的討論；以下我們將會就它們個別方法而加以討論，嘗試提供值得繼續發展和需要改善的地方。

典型教會、保守方法

很多福音派教會都是以「佈道所」形式開始福音工作，到了有基本會友才成立教會，繼續牧養和發展福音工作。但往往教會就因此而不能有較長遠的計劃和目標，加上保守的作風，很多時就只能因時制宜，作出「反射式」的回應，不能發揮最大的功用。我們所訪問的第一間教會位於重要工業地區，周圍新邨居民約有四十萬，實在是非常理想的工場；但教會似未充分利用地利，沒有主動展開探訪和邀請，較大規模的工作只限於街頭派單張和藉着探訪會友而向其鄰居間接地傳福音；對於邨內的特殊環境亦未顧及。事實上很多教會對其所處環境並不敏感，不覺得是身爲新邨一份子，在福音的責任以外，還肩負了新邨的各種需要，面對多方面的環境挑戰。於是，教會不能就其獨特處境而制定切合的工作計劃；只有福音的異象，卻缺少了對新邨工作的瞭解，更不能就新邨日形逼切的需要而作出積極的回應，致使教會只能接觸居民的極少數而與大多數人的生活脫節，在整個新邨所能起的影響也極微。

另一方面，雖然仍然保有地方色彩的教會不多，但是地方性語言的採用對福音工作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雖然設有翻譯）；況且，地方語言傾向的色彩在香港已不切實際，我們不禁懷疑這種地緣性那麼重的教會是否仍能適應時下的環境（特別是在新邨的環境）？

應運而生、相依爲命

依照目前政府政策，要單獨在新邨成立禮拜堂已經是不可能的事，除非能同時提供其他認可的服務。教會能否就此政策而作出適當安排？從第二間教會的開辦過程，我們看到教會間意見交流之重要；教會能否排除宗派成見，，在主裏傳遞異象，彼此合作，使神的工作更興旺？

基於毗鄰爲輔導中心並教會本身的原則，這間新成立的教會目前工作對象主要是青少年，所安排的活動亦求適合這年齡階段的需要，如較常舉辦康樂活動，民歌晚會等；由於開始時間尚短，聚會重點在團契，對將來工作亦未有十分具體的計劃，我們深深佩服開辦這教會的弟兄姊妹的熱心，只可惜準備工夫卻嫌不足；開辦時並未有系統地訂下工作計劃，對該邨的居民及環境的認識仍淺，故此略有「見一步，行一步」的感覺。我們覺得新邨居民有其獨特的需要，能夠更深入的從各方面去認識他們，對開展福音工作會有莫大幫助。我們建議正在開拓中的新邨教會，嘗試去搜集更多有關新邨的環境、居民的背景等資料；而進行家庭訪問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更可以拉近教會與居民的關係。另一方面，教會亦應花更多時間去瞭解邨內其他服務團體之服務範圍及活動等，務使所安排的，不致有重覆的情形。

知己知彼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教會能否抱着更開放的態度，去認識周圍的環境和需要？

作育英才、青黃不接

在新邨開辦學校，繼而設立教會的傳福音方法似乎爲許多教會所樂用，誠然這亦是十分有效的方法；作爲依附於學校的教會亦有其一定得益，例如節省經費開支，運用人力物力等，最重要的是不斷有新的福音對象（因爲每年

皆有新學生），工作較容易開展。但從訪問中我們亦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困難。由於工作對象主要是校內學生，這間教會的會友亦以青少年爲多，成年只佔很少數，以致教會極度缺乏成熟的領導人材，團契導師和主日學教師更見不足，工作的擔子差不多完全落在傳道人身上。雖然訓練工作已經展開，希望在數年內培養出一班領袖；但是在缺乏成年人領導的情況下，工作的進度很受影響。我們覺得若只憑一股熱誠申請開辦學校和教會，事前缺少週詳發展計劃，待學校開辦成功，便將福音工作全部委於傳道人，母會在決策和實際工作上又極少參與，形成這種青黃不接的現象；是十分可惜的！

由教會去辦學其實是非常理想的，因爲除了傳授知識外，教會還可以在培養人格方面作很深遠的影響。孩童的單純使他們極容易接受吸收新鮮知識；教育的確可以影響他們以後一生的發展。但可惜多數教會辦的學校在知識教育方面有很高的水準，但在宗教教育方面則稍嫌忽略，白費了很多機會；而且福音工作多是以學校開始，但亦以學校作結束；許多學生於畢業離校後便同時終止參加教會聚會，在此，教會實應於栽培工作上下功夫。福音工作若只限於學生本身，沒有擴展到他們的家庭，未能透過教學而接觸學生家長，在這方面也需要檢討。

青年工作、服務爲先

上面所提的例子雖然在形式上有不同，但他們有一共同點，就是將福音直接地傳出：藉着講壇、課室和各種聚會。在另一方面，亦有教會採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新邨作見證，雖然他們並不以直接傳講福音爲大前提，卻將重點放在爲居民提供社區服務，開辦青年中心、社區中心、發展社區計劃等。許多教會對這種作見證的方法都大不以爲然，認爲這些是「屬世」工作，不應由教會負責；但事實上這些工作（不一定由教會主辦）在新邨內都很興盛，特別受青少年人歡迎。教會能否放棄其一貫主張，嘗試去創新，更多方面的見證神？

目前在新邨內也有少數教會發展社區服務，我們所訪問的只是其中一間。這所中心開辦時日尚短，工作仍未見果效，但卻已遇到很多困難。主要是缺乏經驗，尤其缺乏有經驗的專責人手和可供參詳的計劃；另一方面由於教會弟兄姊妹對開辦中心的問題未能達一致的意見，整個教會對中心的發展、路向等都沒有任何明確的目標，目前負責的工作人員只能憑他們年青人的熱誠和幹勁，作出「試探性」的計劃，希望可以找到中心該走的方向。

負責該中心的弟兄姊妹覺得他們應該以青少年活動作爲大前提，因爲他們本來就是申請開辦青年中心；他們反對將福音與社會服務並談，更不會堅持傳福音是唯一重要的任務；這並不表示他們忽略了這些青少年屬靈的需要。事實上在葛培理佈道會前後，已有成立福音性查經小組，而透過輔導工作亦可以與個別青少年有更深入接觸，且希望在將來成立類似團契的小組。

這類青年中心越來越受到社會工作者重視，認爲有助於青少年德、智、體、群各方面的發展。教會能否同樣看到這件工作的價值？是否覺得以基督徒的立場去開辦青年中心比單有社會工作意識的機構有更佳果效？無可否認，這些中心具有極大發展的潛質，缺少的只是適當的方法，教會能否在這方面發展其長，發揮其最大的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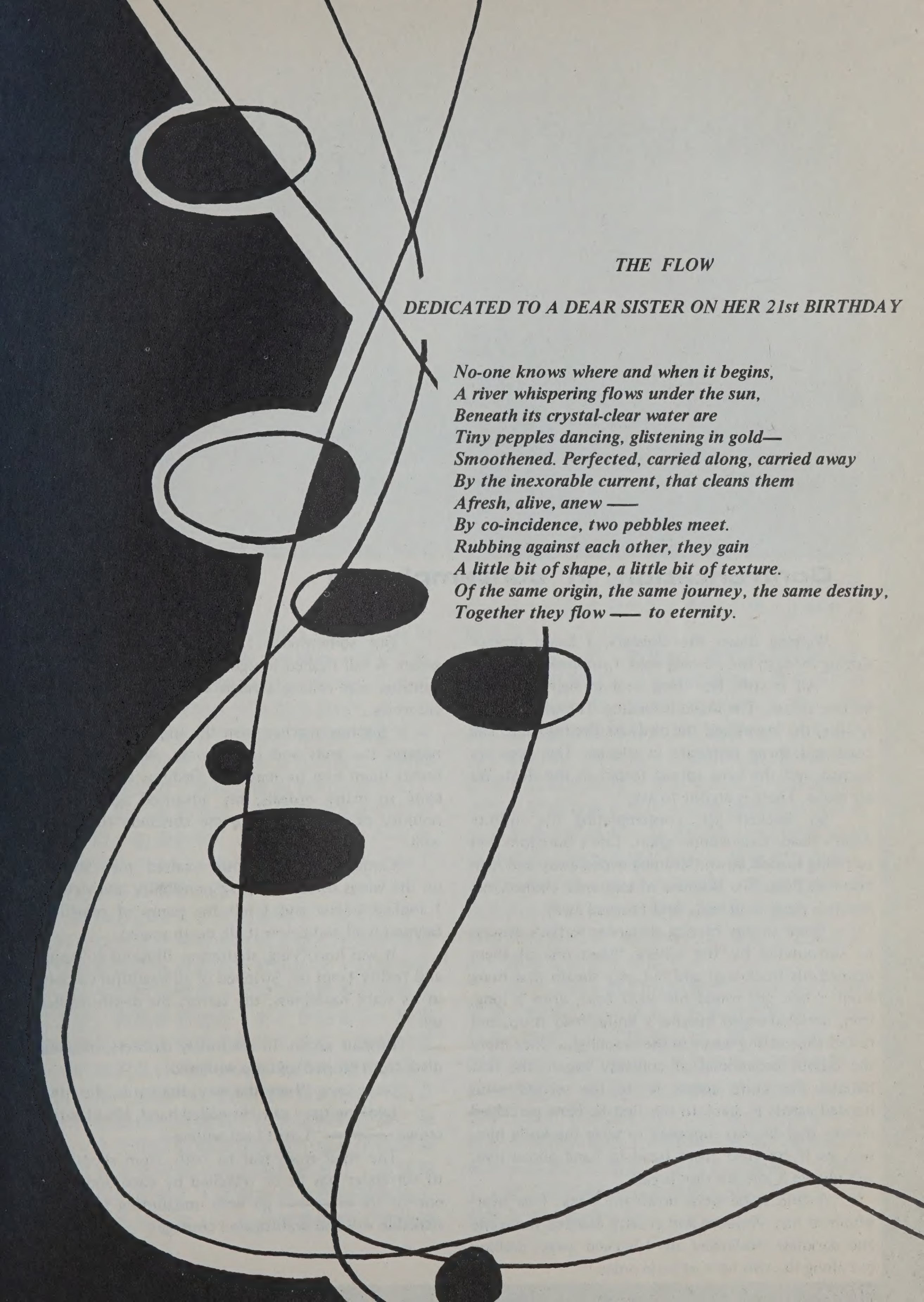
結語

我們覺得這些新邨教會在邨內傳福音的準備上花得不够功夫，對環境、方法、條件和有關資料都未能有全面而客觀的認識，以致很多本來可以發展得更好的工作停滯不前；這是普遍的一個弱點，也只有更全面的去針對這個弱點才能更有效地推展福音工作。

我們發現所訪問的教會都各有其工作範圍，不同的工作原則限制了他們的接觸面，例如學校的對象是兒童，青年中心的對象是青少年等；而所能提供的服務也有限，未必適合所有居民的需要。因此新邨教會實應注意工作的配搭，（包括與區內其他教會機構及非宗教團體）能够互補不足，省卻無謂爭競和人力浪費。

我們所持守的是不變的福音，但卻同樣是活潑的福音，適用於任何時代，所有社會，自能適用於香港的新邨。我們有否用各樣的方法，諸般的智慧，將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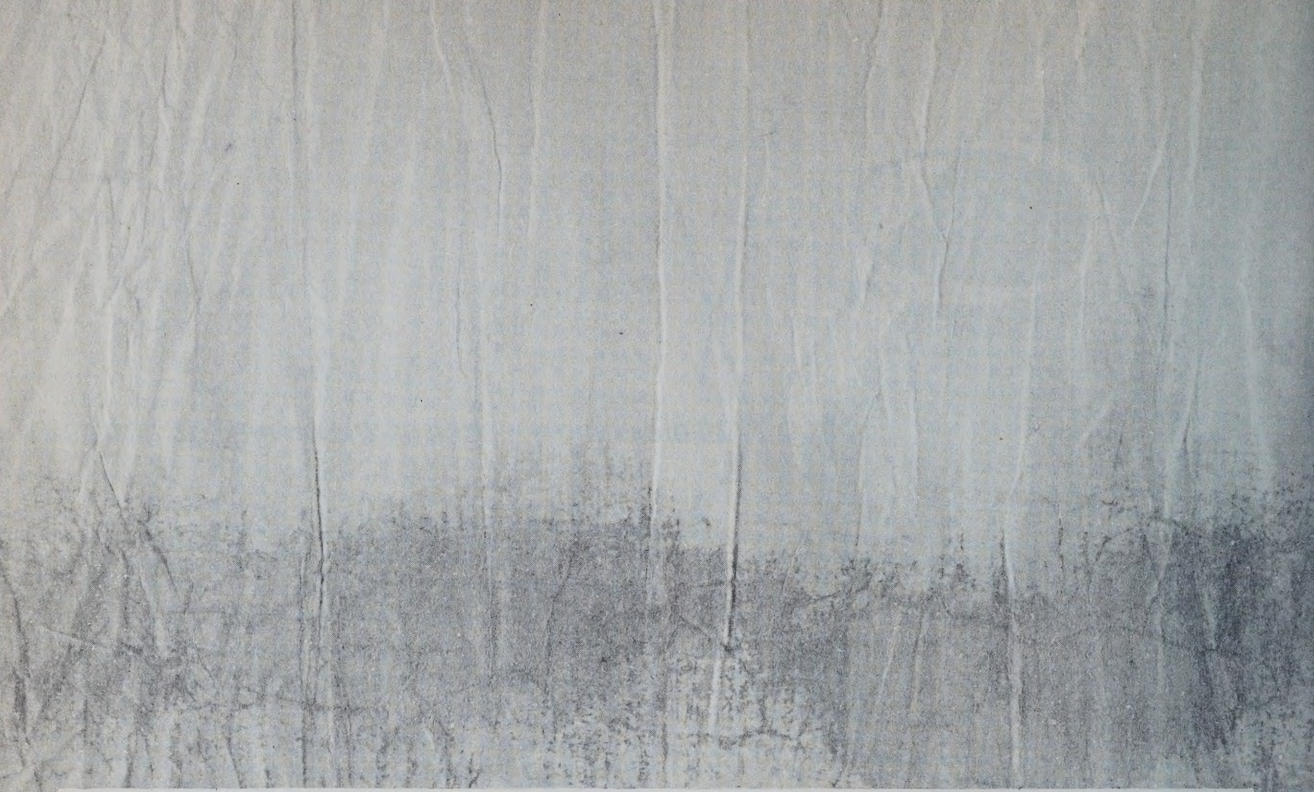
研究小組



THE FLOW

DEDICATED TO A DEAR SISTER ON HER 21st BIRTHDAY

No-one knows where and when it begins,
A river whispering flows under the sun,
Beneath its crystal-clear water are
Tiny pepples dancing, glistening in gold—
Smoothened. Perfected, carried along, carried away
By the inexorable current, that cleans them
Afresh, alive, anew ——
By co-incidence, two pebbles meet.
Rubbing against each other, they gain
A little bit of shape, a little bit of texture.
Of the same origin, the same journey, the same destiny,
Together they flow —— to eternity.



Confrontation in contemplation

Walking down the cloisters, I heard despair ringing through the echoing void. I stopped:

"All is still. No living soul in sight. There is no one to ask. The world is feeding. The wind scarcely stirs, the leaves and the birds are tired singing. The cows and sheep ruminate in silence. The dogs are hushed and the hens sprawl torpid in the dust. We are alone. There is no one to ask."

So Beckett sat, contemplating his infinite Zeno's heap. Grain upon grain. Life's boredom and suffering loaded down. Meaning wiped away and man becomes fleas. The thinness of existence choked me. No! It is more than that. And I turned away.

There in the blazing distance, Kafka's Joseph K. surrounded by the killers, "then one of them opened his frock-coat and out of a sheath that hung from a belt girl round his waist coat, drew a long, thin, doubled-edged butcher's knife, held it up, and rested the cutting edges in the moonlight. Once more the odious ceremonial of courtesy began, the first handed the knife across K. to the second, who handed across K. back to the first K. Now perceived clearly that he was supposed to seize the knife himself, as it travelled from hand to hand above him, and plunge it into his own breast."

A cold spine went down my back. Fear overwhelmed me. Violence and cruelty blinded the scene and darkness swallowed all. I backed away, dashing out along the two lines of eerie poles.

But somewhere, I heard a man's struggling groan. A hill flashed in sight and a man, sweating and panting, was rolling a hugh stone up the slope of enternity.

"Sisphus teaches man the higher fidelity that negates the gods and raises rocks. When the truth bursts upon him he may like Oedipus cry out: 'despite so many ordeals, my advanced age and the nobility of my soul make me conclude that all is well.' "

Camus! Your Sisphus exalted me. Soaring on the wings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victory, I looked below and I felt the pangs of rebellion. Beyond it all and below it all, death snared.

It was horrifying, shattering. Illusions collapsed and reality crept up. Stripped of all beautiful colours, in its stark nakedness, the terror, the depth opened up.

Despair set in. In the lonely cloisters, meaning died, truth blurred and life withered.

Jesus says,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Looking up, I saw His nailed hand, His bledding crown ——— "Lord! I am willing."

The road from fear to faith, from skepticism to surrender has to be travelled by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 go with undaunting faith, unshakable will and unmitigated courage!

BY CONSTANCE

整全門徒生活的意義與實踐

呼召門徒，原是主耶穌基督降世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而門徒生活更是今天信徒不可或缺，賴以面對世界並克成主命的指標。

整全問題

引起我們在這方面思想的，原不是一些對神學教義「抽空」的興趣；相反地，這是從校園福音見證工作中所實際碰到的問題而引發的關注。在過去幾年間，大專基督徒接二連三要面對不同挑戰，其中包括傳福音的意義及實行問題，「社會關懷」的意義及其與福音宣講的關係，並團契弟兄姊妹間經驗到的所謂「知」、「行」脫節現象等等。種種問題及所引起的表面矛盾，追溯起來，發覺都反映着今天大專基督徒生活上的一個需要：就是缺乏一個「整全地」對應事物的基礎。

在西方思想及教育的薰陶下，我們學會了如何有條理地把事物分析和系統化，卻不曉得把條理化後的各思想部份貫串起來，以致今天的信徒生活往往變成一大堆從聖經中引伸出來的要求：傳福音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家庭的責任，對主內弟兄姊妹的責任，讀經的責任，祈禱的責任等等。通常他們得到的輔導，亦因而是一些集中於面對這種種責任的不同方法。曾經聽過一些輔導工作者這樣的評語：基本上，今天的信徒與非信徒當中所產生的問題，都沒有多大分別，只不過信徒多了一類問題——「信仰問題」！這實在是我們相信聖經，信仰純正的基督徒，一記必須警覺的「當頭棒」！

整全生活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發現今天基督徒需要顧及到的，不單是生活的每一方面，和其中所產生問題的個別處理方法。而是更要掌握着一個能以「整全地」面對任何事物，任何情況的「生活方式」。換句話說，就是按着我們各人不同的知識，才幹、身份、負擔、對聖經的瞭解和領受等等，合宜地參與在我們身處於的人和事當中，正如箴言中的教導：「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掉在銀網子裏。」就有這個意思。

因此，我們「整全地」對應四周事物的努力，可以有兩方面，其一是理論，這包括探討從聖經啓示而來，基督徒獨特的人生觀、世界觀和道德價值觀等等。其二是實踐，就是揉合着我們的知、情、意、以及對客觀環境事物的瞭解，從而流露的一種生命的表現。在這兩者之間，理論是輔助性的，而實踐則要直接透過生命本身才能達到。缺乏理論，我們的生活便流於膚淺；缺乏正確的理論，便會產生偏差，或是不冷不熱，或是走向極端。反過來說，單理論而無實踐，生命便變成刻板，成爲一個只具骨肉而無血氣的軀體，生活也成了上文論及的一連串責任的承擔而已。

另一方面，我們所謂實踐，並不是單單把理論「應用」在生活上，以致我們的屬靈追求只是一個理論的「探索」和「應用」過程。我們在理論方面的努力，常要求自己運用理性，目的是建立一個觀察和參與事物的架構。在實踐中，我們要求自己的，是在身處的場合中，對個人情操和靈性上的操練。在我們整個新生命的表現裏，知識是「規模」，操練是「神髓」。這二者的關係不是技術上的「應用」，而是完全的「結合」。

怎樣才能達成這樣的「結合」？答案是在主耶穌基督裏。不單如此，在祂裏面這結合不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而是一個已完成的事實。在祂的整個生命中——三十三年的生活，曠野中的試探，十架上的捨身，一一都是這種完全的知識與實踐結合的表現。在祂裏面，我們所看到的不是「超人」，而是人原來可以有的生活表現。最後，在祂離世前三年的時光裏，祂呼召人去跟隨祂，把這種人所可以享受到的「完全生活」介紹給他們，並且把他們從罪的捆綁中釋放出來，賜給他們這種「完全地」生活的能力。這就是祂「呼召門徒」的基本意義。透過這種生活，法利賽人可以脫離「律法」與「恩典」的矛盾去認識神，而我們今天的信徒，也不必滯留於所謂「知」與「行」、「社會參與」和「傳福音」的表面衝突中。在主裏面新造的人所能經驗的，是一種「貫徹的」、「全面的」，由上而下（神而人）、內而外（個人與社會）的「整全生活」。

實踐理論

上面有關「意義問題」的討論中，我可以很「超然」、客觀和理論化。但是由觀念而進入實踐時，便不可能再採取同樣的態度。否則便仍然是「紙上談兵」——所謂實踐，至終還不過是一套理論。

我怎樣經驗「整全的門徒生活」？——以下是一個很「個人性」的信仰經驗探索，希望透過這樣的分享，能表達出一個我所認識的「實踐」方向。

「我得救了嗎？」讓我先從一個基礎性的問題開始。我知道我已接受救恩，因為我曾有很清楚的悔罪經驗，同時歸向了耶穌基督。在初信的一段日子，倘若有人問我，「你怎樣知道有神？」我會毫不猶疑地把我與神接觸的經驗告訴他。在那時，對於我，神的眞實是一個深深體驗到的感受。

「我這樣行合神的旨意嗎？」信主以來這段日子中，當我面對這問題的時候，我的答案往往是：「我已把事情交託神，按着客觀的分析，這樣行是合理的。因此我相信我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對比之下，在對神的認識上，我已不知不覺地讓客觀的知識，完全取代了原來所經驗過的主觀感受。

表面上，這不是一個大不了的改變，況且這也是很可以被一般福音派信徒所接受的改變。今天，典型考驗「決志者」的標準是：他是否有悔改？他曾否作接受主的禱告？都做過了嗎？那麽，按照聖經——神的話語——他已是一個基督徒。基於同樣理由，他更不能對此事實置疑，因爲懷疑便是罪。感覺嗎？那是次要的，要緊的是相信神的話。按照神的話，凡經過如此這般「程序」的便是基督徒。

另一方面，不論決志者是怎樣接受，初信時有甚麽感受，他以後所得到的輔導總離不了一些正統教義的認識，以及成爲基督徒後所應有的表現：或是經常向人傳講福音，或是不停止參加教會活動，或是每天靈修禱告，或是關心社會。這些都是聖經的教訓，只要這樣行，便是行在神的旨意當中，也就是行在聖靈中，因爲聖經告訴我們，如此種種，都是神所喜悅的事情。

直接相交

把屬靈知識的追求和實行，看爲屬靈追求的全部，把對聖經教訓的遵行，取代了與神直接的接觸，這是法利賽人的錯誤，也是今天信徒的危險。在我自己的經驗中，缺乏了直接向神接觸的主觀經驗，我雖然仍能維持一個正統的信仰，但與現實世界卻不能繼續產生一個眞正有意義的關係。與神脫節的結果是與周圍事物脫節，與社會、世界脫節，與時代脫節，也與自己脫節。在現實生活的經驗裏，我逐漸看到，要在純正的敎義和「聖經化」的原則後面，抓住事奉的方向，得到內心的把握，我必須先掌握到生活「存在性」（ Existential ）的一面，同時認識聖靈是我生命時刻的引導和隨時的幫助。

「我這樣行合乎神的旨意嗎？」這問題的意義，不能單指對客觀事理的分析，檢定是否合乎聖經的原則。假若我真相信聖靈工作的話，這問題是代表了我與祂之間的接觸和回應。以致在複雜的現實生活中，我能把握到此時此刻神在我身上的心意，以及祂在這世代的工作計劃。

反省操練

以上就是在我自己的信仰生活中一個逐漸累積而成的「省察」經驗，透過這經驗，我領悟到自己屬靈生命可以有的「整全」一面。我的靈修、獨處、事奉、參與、知識追求、生命成長，原是有不能被分割起來的關係。在聖靈的引導下，我開始不斷的作個人反省和操練。在反省的過程裏，一方面，我是學習在個人接觸的環境中，尋找自己的崗位，對事物作出合宜的對應；另一方面，我更認眞地思想神在歷史上的作爲，瞭解祂對這世代的心意。在操練的「功夫」中，我學習鍛鍊自己事主的能力，在現實生活裏，培養自己靈性情緒的穩定，增加對事物的洞察力，對別人需要的感應能力和對主引導的順服。

寫到這裏，想到可能有人仍然要問：「我怎樣才可以確定甚麽是神的旨意？」對這問題，我只能說，聖靈的聲音是可以辨別的，正如一個嬰孩能知道他父母的聲音一樣。在聖經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和教導，我自己也有相乎的經驗。聖靈的引導並不是要在重大的關頭才臨到我們，往往在細微的事上，正是學習聽祂聲音的好機會。小事上學得好，大事臨到時，便更有能力作出「整全的」回應。

最後，讓我以保羅的一句話作結束：「我不是以爲自己已經得着了」，只不過經過無數的失敗和痛苦，我自覺是在一些很基本的聖經教導中，重新確定了一條有把握的生活途徑，願意與弟兄姊妹分享。

◯ 錢北斗

轉載自「大專幹事案前」

讀者論壇

關於墮胎問題的一點意見

很高興看見第五期橄欖談墮胎問題，很同意結論中所說：墮胎本身只是治標的方法，但在現存的社會情況下，它還有一定的價值：最實際的問題是怎樣去規範並保持合法墮胎被適當地使用。香港的法例沒有負起這個責任，我覺得正是在這裏，基督徒或者可以發揮某種的影響—— 最少在言論或思想上。當然，這首先需要我們肯關心、參與，而且行動一致，這樣才可以構成輿論和壓力。

至於實際行動，我覺得要來設立監察組來察視墮胎手術，是最急切的事。而同樣地，這要有輿論的支持，並且最好能夠有一個在醫科專業界裏的基督徒聯合陣綫，我相信這或許該是未來 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 的工作了。

在談到醫學道德的傳播，和針對墮胎風氣背後的社會問題時，需要有如醫生、社會工作者、教師等的專業人員幫助，更加是每一個基督徒可以發揮影響力的好時機。目前，在大學裏還沒有很多有影響力的基督徒老師，我覺得這方面確需更多的兄姊來投身，因爲這是個可以直接影響學生的園地。

願神在這罪惡的世代親自準備祂要用的人。

一小讀者

悲天憫人的抽象參與？

第四期時事小組愛秩序灣火災報導一文，誠然是一篇資料詳盡、議論中肯的好習作；也藉着具體事例，說明了基督徒參與社會的重要意義。

報導結尾時，提出了我們要在黑暗中發光，藉着實際的行動，宣告耶穌的救恩。我完全同意這個呼籲，但我們還有把這些目標，化爲一些實際可行的步驟的必要。就以愛秩序灣火災爲例，我們可把這事分爲以下兩個層面來考慮：

(一) 就福利政策而言，誠如文中報導，政府各有關部門，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整個救災過程，却顯示出制度仍有嚴重的漏洞。政府未曾迅速的完成建屋計劃是一個問題；但賑款的政策，明顯的表示還未曾有妥善的安排，否則又怎會讓電視台利用爲宣傳的好機會。我認爲不應看各基督教機構在這次賑災中捐了多少錢，而應鼓吹基督徒作有計劃的行動，定時及持久的表示他們的愛心。另一方面，基督徒應積極的提議政府作出有效的政策，製定公平而長遠的賑災辦法，並多方面防止災難的產生。

(二) 親身去體驗災民的心情是重要的。但我不太明白如何放棄自己的「身份」而與他們「認同」，或許是放棄我們「中產階級」的意識，設身處地，確實的考慮災民的福利。我並不贊成基督徒採取悲天憫人的態度，好像我們有許多可以施捨給別人似的；另一方面，我不相信在現存的香港社會制度裏，我們可以完全的與一些和我們背景不同的人認同。分別是存在的，我們也得坦率的承認，問題却是我們是否會因基督的緣故，把他們看爲我們的「鄰舍」，就如那撒瑪利亞人待那落在強盜手中的人一樣。撒瑪利亞人仍是撒瑪利亞人，但兩人却因愛心而聯繫起來。所以，重點不在我們的階級背景，仍在我們有否把別人看作我們的「鄰舍」。

話說回來，時事小組這次報導，確然提醒了我們許多忽略了的事，其實除了社會行動外，我們對這些人又如何傳神的福音呢？主的信息又如何使他們信服？

周永新

我看「中國大陸福音工作」

「向中國大陸傳福音」這問題近日來引起不少討論。雖然一般的反應不太熱烈，但最少提醒了我們兩件事。第一，我們是中國人（這不是說笑，而是可堪悲痛的不幸）；第二，我們對祖國的發展，八億同胞的命運，有不可逃避的責任！

原則上，向大陸同胞傳福音是應該的。但問題是：福音是甚麽？福音與現今時局和社會問題有何關係？福音與現代人的問題又有何關係？「拯救」、「上帝的旨意」等有甚麽適切現代的意義？清楚界定這些問題，對於向大陸傳福音，是極爲必要的。近代不少神學家，如W.RAUSCHENBUSCH,R.NIEBUHR,E.BRUNNER,W.STRINGFELLOW等，對這些問題都很有研究。我們應該以開放和誠懇的態度，嘗試去接觸這些新見解。

至於向國內同胞傳福音的途徑或方法，似乎還沒有任何明確的意見。但看來「坐待開門，動員千萬進軍大陸」是烏托邦式的幻想，教會應採取一些更爲實際和切合時代需要的方法。對於向大陸傳福音的策略，個人認爲有三方面是要注意的。

㈠正視今日中國社會的情況——我們應客觀的，認眞的研究中國近代史和廿多年來中國演變的經驗，與及共產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本質。從聖經的立場，去分析今日中國和共產主義，是最迫切而又基要的問題。在認眞的探索之前，便隨便的將共產主義打進「撒旦的陣營」，或將共產中國的成就一筆勾銷，都不是正確的做法。

㈡海外華人敎會見證的問題——向中國大陸傳福音，不是消極的等待，而應是積極而主動的行動。我們首先應在所處的社會作美好的見證。藉着敎會和信徒的力量，廣傳福音，改革社會，積極地推行上帝的公義和慈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國內同胞得知基督敎信仰的眞義，否則，「宗敎是人民的鴉片」仍是他們所相信的「眞理」。

㈢我們應有的態度——耶穌基督吩咐我們作衆人的僕人。在八億同胞面前，我們是僕人，欠着他們福音的債，我們應有謙虛的事奉態度。我們並不比他們優越，更不是他們的救主，只有基督才是他們的救主。目睹同胞們辛勤的勞動和建設，我們豈能安心於奢華的生活，或在舒適豪華的會場中「討論」向他們傳福音？中國仍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我們要與國內的同胞共同奮鬥，爲中國美好的將來，作出貢獻！

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基督徒，能够背負這個軛，爲中國未來的發展，爲福音在大陸的廣傳，多多努力。

○ 吳思源

橄欖畢竟太硬了！

有人說：「基督是負責描繪我們生命的圖畫。」我相信祂的彩筆現仍在揮動、仍蘸着美麗的油彩。在大學這階段，每個屬於主的大學生都可能經歷過在神帶領下進入生命中的新境界，便爲甚麽「橄欖」中多的是大學生基督徒的「看法」、「看見」、「異象」、「理想」，及大學生基督徒所關注的「事件」、「事物」、「事工」；關於我們這一代內心深處的文章，卻是那樣地稀少呢？

深盼有多些弟兄姊妹能藉着「橄欖」去訴說神在他們身上所作成的，甚或讓其他讀者欣賞他們對神的讚美與頌歌。願意此後多看到一些繽紛璀燦的生命彩畫！

○ 詠

歡迎來函討論問題

鼓勵自由發表意見

請附姓名地址

洛桑信約的精神

前言

儘管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已是兩年前的事，然而，今天我們仍有需要來繼續討論洛桑信約，是基於下列的兩項原因：

(一)洛桑會議是全世界服膺聖經權威，堅持歷史性基督教信仰的福音派基督徒一次重要的聚集；不論從福音主義神學發展的經過、或是普世教會合一的歷史趨向、或是教會在這時代中向世界發出的信息和見證等三個角度來衡量，洛桑會議始終具有莫大的意義。

(二)我們雖未能出席這會議，但卻也不能忽略在會議中所提出的問題。洛桑信約既概括了會議的結果，我們身在世界各地的信徒，是否可以停留在「淺談」、「簡介」、「略述」洛桑信約的地步？至今為止，香港的基督徒似乎對這個會議或這份文獻的認識仍然很少（甚至一無所知）；既然信約中所提有關的問題是這樣切身——在教會宣教、信徒造就、世俗化危機、及福音的社會性各方面——我們能不加倍努力，讓弟兄姊妹醒覺教會在今天所面臨的挑戰，也讓弟兄姊妹藉研究洛桑信約進而反省自己的信仰和使命？（註）

更何況在首次世界華人福音會議舉行前夕，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將會是大同小異，因此，對洛桑信約有較深入的探討，應可成為華福會會前的裝備工夫。無疑，華人福音派教會的確是較穩重保守，能在穩重裏忠於聖經眞理，在保守中不與時代脫節，我們便更可以實踐神的使命，在世代裏更有效地見證神榮耀的福音。

本文不擬討論洛桑信約的內容，而希望嘗試從三方面去探索信約背後的精神：

(一)洛桑信約的原動力

(二)洛桑信約的態度

(三)洛桑信約的時代感

信約的原動力

「神在今天的作爲深深地激動了我們⋯⋯」

「靠着神的恩典，我們立志遵行基督所委託我們的使命⋯⋯」

洛桑信約一開首便強調是神作主動的：不論是我們聚在一起的團契和研討，或是我們分散到世界各地的見證和宣敎，都是神親自推動及成就的。神的旨意、神的作爲並神的託付成了基督徒唯一、也是最大的原動力。

信約並沒有因爲社會福音主義者高舉社會政治改革，便對此問題避而不提；信約也沒有因爲神學上的混合主義者提倡對文化的重視，而失卻了分辨普通啓示和特別啓示的意義。簡而言之，基督徒的行動或信念決不需要受別人的影響——無論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相反，我們只應接受聖經眞理的規範。

因此，信約提出基督徒重視福音工作的同時，並不忽視我們的社會責任；這一論點是肯定地基於聖經上關於神、人、救恩及天國四方面的敎義。信約也將不同的文化置於同等地位，旣肯定了文化美好的一面，卻也堅持文化必須接受聖經眞理的批判。信約更沒有由於許多人倡導放棄立場的對談而忽視了對談的功用；相反，卻肯定對談在傳福音上有重大的意義：「讓我們可以藉敏銳的聆聽而達致深入瞭解對方」。

確認神是唯一的原動力不單能使我們脫離「反應式」的表現，更促使我們放下自己狹窄的眼光、自主的小圈子；甘心投入神所策動的合一見證裏。信約定名不用「宣言」，乃是要表明重點在行動而非言語——「約」就是投身於行動上的立志。眞正被神的靈推動的基督徒，必定有實際的行動來響應及證實祂所接受的呼召與異象！

信約的態度

「我們爲着自己的失敗而感到懊悔⋯⋯」

洛桑信約一方面以絕不妥協的口吻表達了忠於聖經的信仰，另一方面卻避免流露出一種沾沾自喜的自義式的炫耀。信約以懺悔的語句來承認我們的虧欠，同時也有足够的勇氣和完全的誠實來公開剖析這些錯誤：

㈠不論是被世俗同化或採取遁世的隔離主義，基督徒都同樣是否認了神的呼召。並在我們的使命上失敗了。

㈡爲着我們過去忽略了社會關懷的責任，或把傳福音和社會關懷看成互不相容的這兩種態度，我們表示懺悔。

㈢我們承認在福音見證上，有時會被個人主義的罪惡或無謂的重覆所阻礙。

㈣爲了世界上還有三分二以上遭受忽略的人未曾聽聞福音，我們感到慚愧，這是對我們並整個敎會一個恒常的責備。

㈤我們承認有時爲求敎會增長的速率而犧牲了敎會的深度，並將傳福音與信徒造就硬生生的分割了。

㈥我們承認自己也可能被世俗化的思想和行爲所傳染，或向世俗主義投降，即如忽略了敎會增長的研究和檢討，或過份重視統計數字而不惜在所傳的信息上妥協、向聽衆施加壓力以求踴躍反應，甚至在數字上欺騙別人。

謙卑的懊悔並不導致悲觀的畏縮或退卻；洛桑信約在聖經原則持守上絕沒有因環境的壓力而妥協，反倒因確信神始終不變的主權，並認識了自己的軟弱，脫去自義的破衣，遂可以在神面前更新自己，再次奉獻自己。敎會在今日的世代中未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並非因爲撒但的權勢逼使耶穌基督有待再來時才能作王，而是由於基督徒的虧欠！我們作爲福音派的基督徒，究竟是成了自義的正統主義者？抑或在神眞理的光照下懂得自省，讓神的大能毫無阻攔地彰顯在我們身上，成爲世界中有力的見證？

信約的時代感

以世界宣敎事工爲中心的洛桑信約並不是抽空地討論宣敎的問題。在人文主義與世俗主義的潮流沖擊下，信約除了重申傳福音乃敎會獨特並首要的使命外，對於敎會內在的合一見證，及敎會向外的關係都有適切的討論。

雖然洛桑會議無可避免地會被視作福音派與普世教協的對峙（如美國時代雜誌所報導），可是，信約卻清楚地說明：「我們肯定教會在眞理上有形的合一是神的目的……不過，我們明白組織上的聯合可有不同形式，也不一定會促進福音工作。但我們這些接受聖經信仰的基督徒，是應在團契、工作及見證上有緊密的聯繫。」在今日標榜容忍、相對、混雜精神的世代裏，教會若堅持在聖經眞理的權威下實踐合一的見證，我們向這世界發出聲音，必將是純一而有力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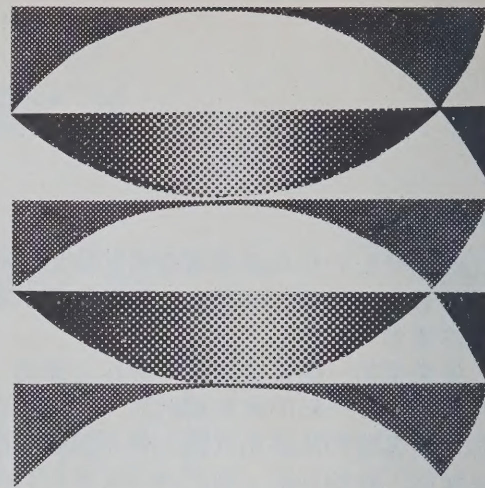
信約宣佈西方宣教時期的結束，肯定了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教會在世界宣教事工上的角式與責任。在向不同民族傳福音的時候，福音與文化的關係實應被正視；由是信約清楚指出教會不應被文化所束縛（不論是舶來的或本土的），但教會在領袖訓練上卻應遁着本色化的原則進行。信約報導目前在許多地方，傳福音的機會與悔改歸主的人數正有空前的好現象；但同時並沒有絲毫放鬆了對傳福音的要求：全人的見證、付代價的門徒生活、犧牲的社會參與，帶有十架痕跡的教會、簡樸的生活方式、抗拒不公義的事、並且以謙卑服侍的態度來滲透社會等仍是聖經對今日信徒與教會不易的要求；對於目前教會內世俗化的危機，我們也應提高警覺。

結語

洛桑會議的繼後工作非常重視地區性的聯繫和合作，從這角度看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可算是華人教會響應洛桑的一項拓展行動。究竟華人教會是否已準備完全投入這更新的過程？華福會是否會繼承並推展洛桑精神？讓我們以禱告的心，拭目以待吧！

（**註**）有關洛桑信約的詳細內容可參考 STOTT, J.R.W. THE LAUSANNE COVENANT, AN EXPOSITION AND COMMENTARY.
證道出版社最新發行「福音傳遍叢書」一套六冊，內容根據洛桑會議的資料所編成，適合小組研討之用。

洛桑資料小組



洛桑世界宣教會議，對當代基督徒來說，是轟動一時的大事，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引致重大的改變。無論就參加者的代表性，研討的題目，或會後的洛桑信約等而論，這會議均有長遠的影響。會議的中心就是世界宣教（WORLD EVANGCLISM）。以下的一大段文字，是一個資料小組經過搜集各方面的資料，就着世界宣教這題目，作出綜合性的報導。當然，這並不代表所有與洛桑有關的資料。

洛桑會議的目標

究竟洛桑會議所要召開的原因在那裏呢？HAROLD LINDSELL 認爲主要有兩方面：㈠福音派信徒所相信的並他們的大使命是甚麼？㈡在完成這大使命時，我們可以有甚麼策略？（註1）

在第二個目標上，D.E.HOKE 有更詳細的說明（註2）：㈠將E－1，E－2，E－3宣教運動的異像與動機，傳播給世界各教會，使她們負起當盡的責任。（E－1是向相同文化、地域的人傳福音；E－2是向有類似文化背景的人傳福音；E－3是向不同文化、種族的人傳福音。）㈡向各教會提供有效的戰略、方法和工具，從而完成世界宣教工作。㈢鼓勵全世界的福音派信徒，在靈裏團結，全心全力的合作，向普世傳福音。㈣規劃出沒有福音工作的區域，以方便向該處的人傳福音；在神學思想混雜的今天，重申宣教的聖經基礎，指出聖經眞理與基督徒所面對的重要問題的關係。

從洛桑看世界宣教

另方面，葛培理認爲這次會議，是緊跟着教會歷史上宣教運動的傳統。「需要整體的教會，服從於一個主，面對一個世界，完成一個使命。」（註3）

宣教事工的內容

在論及宣教工作的聖經概念時，葛培理提出了四項切中時弊的原則，是每一個有心傳福音的基督徒所必須抓着的（註4）。

第一，我們一定要以聖經爲我們的最高權威，相信聖經的一字一句全是神的話。日本的一位教授說：「今天整個教會與每一位基督徒所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對聖經應持的態度。」教會的歷史教訓了我們，從聖經直接引申出來的宣教神學基礎，是今天最需要的。

第二，在傳福音時，我們要說明人的罪、離開耶穌基督時的失落，和因此引致的永遠與神隔絕。人一定要爲罪悔改，以接受救恩。

第三，救恩只能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可以得到。有些人認爲救恩可以藉很多種其他途徑去獲致，而最終沒有人會失落，但福音派信徒對這種說法一定要嚴加拒絕。

第四，我們的見證一定要是言行一致。葛培理說：「信心沒有行爲是死的。救恩的源頭是恩典，基礎是耶穌基督的代死，途徑是信心，而證據是行爲。」

針對普世宣教上，斯托德（STOTT）還加上了一點（註5）：教會是神的計劃和宣教工作的中心。沒有教會，便沒有宣教工作。當然，這就立即帶出了教會的合作和更新的問題；這不單包括在第三世界和西方的宣教工作兩方面，也包括教會與教會之間，宣教組織之間的合作，作出適切的地區性和有戰略性的計劃。

宣教事工與社會參與

傳福音與社會參與是一個頗爲引起爭論的題目。葛培理認爲在這個問題上，基督徒往往有兩個錯誤的態度（註6）。有些人認爲我們只管傳福音，完全不需要有任何對社會的責任，但聖經多次重申我們要盡力去幫助解決人的苦難，並去糾正不公義的事。

第二種錯誤的觀點，是將社會行動完全取代了宣教工作。對大部份普世教協（W.C.C.）的支持者來說，基督徒的使命已變爲近乎爭取屬世的救贖，使人從政治、社會上獲得解放的運動。爲了抵抗這趨向，福音派信徒必須重申合乎聖經的宣教基礎和立場。

洛桑會議就是重申了廣傳福音與社會行動不是在同一平面上，社會行動永遠不能代替福音本身，但基督徒也應爲人類公義而奮鬥。正如斯托德說（註7）：「洛桑否定社會、政治、經濟的解放是聖經中救恩的眞正意義。」可是，「福音派信徒也開始從神學思想的角度，看我們重新發現的和應盡的社會、政治責任。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有更深入和淸楚的了解。」

當然，在宣教工作和社會行動兩者之間，正如洛桑信約明確指出，「在教會的事奉中，佈道是首要的。」

宣教事工與文化

宣教事工在世界不同地方進行時，要面對不同的文化、社會和種族。洛桑會議強調我們要積極地面對文化。林仁和先生指出（註８），洛桑信約提供我們對文化的幾個建設性的觀念。

第一，是有關文化原有的尊嚴性。洛桑信約不但指出文化當受我們尊重和服事，更肯定地說明其理由：「人既是上帝所造的，他的文化必含有美與善之豐富內容。」我們稱文化為上帝「創造的秩序」，這創造的秩序，在基本上與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所構成的「救贖的秩序」並不衝突，或可說兩者是相輔而成的。

第二個建設性的概念，是福音在文化中的適應性。所謂福音在文化中的適應性，並不是指為適合當地人的文化環境而犧牲福音眞理的基本原則：適應性是指福音對諸文化環境的了解以及在此情況下能够適切地生存和發展。「聖靈在各種文化中光照屬上帝子民的心志，使他們從各自的理解中，重新領悟其中的眞理」。

洛桑信約提供的第三個建設性概念，是指出福音在諸文化中的整體性。福音是上帝賜給全人類的共同信息，然而福音的傳達，卻因對象不同而異。本色化神學正是要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和文化背景中傳達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換言之，所謂福音在諸文化中的整體性，就是要在這種情況下尋找出彼此間的連繫和一致。

正確地解釋福音，是福音整體性的必要條件。福音的整體性，是福音由教會的正確解釋和教會彼此間的溝通所表現的。

洛桑信約更進一步地指出福音對文化四個終極性的意義。它們是福音對文化的考驗、福音對文化的判斷、福音對文化的改造以及福音對文化的充實等。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亞洲教會的宣教工作，因為沒有做好考驗和判斷，無法讓福音改造和充實亞洲文化，導致亞洲教會逐漸成為許多孤立的小團體，僅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而已，以致無法與他們的同胞分享他們的宗教經驗，和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

正如斯托德指出（註９），福音不能在眞空中被瞭解和接受，不同地方的教會要把福音與當地的文化連在一起，以使傳者與被傳者能够有眞正的「對談」。

宣教事工與第三世界

斯托德在接受 HIS 雜誌訪問時（註10），指出世界宣教運動，不應再被視為西方的基督徒差遣宣教士到第三世界去；目前，有超過三千名第三世界的宣教士，在他們國家以外的地區工作。故此，普世宣教工作，應被視為由整個基督教會負起向全人類傳福音的責任。

洛桑信約中，討論到西教士由第三世界撤退的問題。西方金錢和宣教士的撤回，或可以使教會更有效地達成使命。在這問題上，有幾點是漸為明顯的（註11）。

第一，外來資助的削減，並不是新的思想。使徒保羅並不長期留在他所創立的教會裏；經過一段時間後，他便離開，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遵守和表達他所傳給他們的信仰。可見外來資助的功成引退在教會中是有一定傳統的。

第二，撤退資助並不等於孤立，而是切斷一種關係，從而使另一種關係可以產生。可能在放棄依賴與供給的關係後，眞正在靈裏的關係才能建立。可見撤消資助，是可以恢復彼此的身份，以達成更有效的地區性佈道工作，並使教會本身能擔當一個更成熟的角色。

第三，撤消資助不單是受惠的教會得以自由，同時，也使差傳的教會或組織得以自由。撤退資助不是放棄差傳工作，而是給予雙方自由，從而雙方可以再重新考慮工作的路線和方針。

當然，在考慮撤回資助時，要清楚理解到雙方的實況，並應在「有效地達成教會對世界的使命」這原則下進行。

世界宣教事工的挑戰

今天，在基督徒圈子裏，主要有兩個潮流：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和福音派。前者以普世教協(W.C.C.)爲代表，組織上頗具規模，但推出很多福音派信徒所難以接受的主張；後者在聯系上較爲鬆散，但在最近的十年間，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而洛桑會議使這股力量更形充實。

可是，有一些人認爲洛桑會議是走向與普世教協聯合的路線上，但PETER WAGNER 明確地否定了這種說法(註12)；「這會議在間不容髮的情況下，逃避了一些到會者企圖把注意力從世界佈道工作上，轉移到其他方面的計劃；容許我用一個軍事上的比喻，這好像從戰艦上向我們發射水雷。

「第一個水雷，是嘗試把宣教工作與社會行動混爲一談。社會參與是神的子民整個使命的主要因素，毫無疑問地與宣教工作有關；不過，很多有影響力的媒介過份強調它，從而忽略了宣教方面的重要性。這社會關懷的水雷一擊不中，信約寫着：社會行動不是宣教，政治解放不是救恩。

「第二個水雷是計劃以合作混淆宣教。由於基督徒的合一是聖經明確的啓示，因此一些人提出合一與宣教的因果關係，他們的基本概念是：倘若基督徒能合作，其中的一個結果是可以連續和有效地傳福音。但是，合一必能促進宣教工作的假設是謬誤的，足够的證據顯示，在某些情況下，合一對傳福音產生反效果。同樣，這水雷也不中目標。

「第三個水雷是嘗試混淆宣教與信徒栽培。帮助基督徒在各方面成長，是教會的重要責任，但在某些情况下，信徒成長被過份強調，會取代了拯救靈魂的工作。

「在另外一方面，我看到在洛桑會議上三個積極的結果。第一，我們覺察到世界宣教的奇異進展。基督在建立祂的教會，更多工人在世界的禾場上工作。洛桑給人從神而來的樂觀，給予心灰意冷者新的鼓勵。第二，它讓我們重新覺察在前面的挑戰；向二十七億未聽過耶穌的人傳福音的呼喊，喚醒了潛在的自滿。第三，使我們重新覺察工作的繁複，大部份在我們這星球上未聽過福音的人，只有透過E-2,E-3 宣教戰略，才可使他們成爲基督的門徒。我們需要更多的宣教士，然而，我們不要再錯誤地把宣教士與西方人連在一起。」

在這次洛桑會議召開以前，或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很多福音派領袖對洛桑會議均有很大的期望。D.E.HOKE 將洛桑形容爲一個核彈：「當足够數量的核子分裂物質被放在一起時，便會產生極具威力的爆炸；同樣，我對洛桑世界宣教會議的期望，是它將會造成屬靈的核子分裂，帶來連鎖反應，使大使命在這世代能早日達成。」

他的期望在某些地方實現了，但在另一些地方，只造成一點兒震動，未能帶來屬靈的核子分裂和連鎖反應。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將快召開了，盼望也能使神的兒女在這世代爲祂的大使命更忠心。

附註

(1) Christianity Today, Sept 13, 1974.
(2)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5, 1974.
(3) 同註(1)
(4) 同註(1)
(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6) 同註(1)
(7) 同註(5)
(8) 景風，七五年八月
(9) 同註(5)
(10) HIS, Oct 1975.
(11)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April 1975.
(12)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4, 1975.

○ 洛桑資料小組

認中與關社

翻開本年度的五本橄欖，從第一期看到第四期，發覺有不少關於參與社會、關心社會和學運的文章，也見到讀者來信中有談及這類問題的，當中不乏許多獨到的見解。但回顧一下自己教會內和大學裏弟兄姊妹普遍的心態，發覺對這些問題的關心還是很冷淡；心中不禁叫一句:爲甚麽基督徒對新的事物總是反應遲緩？

儘管有人整天在喊「我們要衝出冷漠的圍牆，要眞正關心社會、參與學運」，但一般弟兄姊妹還是裹足不前：那個陰影還在，那種無所適從的彷徨，那種懷疑，那種在「屬世」和「屬靈」的口號夾縫中的矛盾還是不可抗拒地籠罩着我們。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仍然容許這個懷疑和陰影繼續存在，似乎可以永遠成爲我們漠不關心的最好原因。但是形勢的發展漸漸不再容許我們閉口不言，我們始終要表示我們的意見。誠然有不少弟兄姊妹眞正去關心，眞正去思想和實踐；但是和大學裏基督徒的數目比較，他們仍是少數。如果把整個教會計算在內，關心這些似乎是「屬世」問題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社會關懷

在這些問題上喊得多了，文章寫得多了，漸漸把參與、關心看作是件很特別的事情：非要「計算淸楚」、「做好準備」、「好好計劃」才行，並且參與社會或學運的人，好像定要是個「信仰根基穩固」、「凡事瞭如指掌」、「有過人才能」的人。我並不是反對以上各種條件的重要性，但我覺得在強調這些資格的同時，我們有意無意地把關心社會、參與學運變成一個少數人的玩意，一件似乎是高深莫測、吃力不討好的事。普遍的基督徒會說：我有教會的事奉、我的書要讀、很多事要做，並且我又沒有甚麽雄才偉略，那有心思和時間去「關心社會、參與學運」？於是大家選擇了一條最輕省的路：在這些事上做個忠實觀衆；當然也有連觀衆也不做的。

其實社會給我們的挑戰應該是每個基督徒的問題；無論我們覺得怎樣無可奈何，神就是將我們放在一個複雜和充滿醜惡的世界裏。橄欖第四期曾有文章談到社會「參與」的神學基礎，我們都可以看到關心和行動是需要的，但有一點我很想提出來：神叫我們關心別人、伸張正義的命令和要我們傳福音的命令一樣，是對所有他的兒女說的。這不是甚麽特別的職份，而是每個基督徒的責任。

屬世與屬靈

有人會說：「這些『屬世』的事情不應該是基督徒所關心的；我們該多關心『屬靈』的事，社會問題、國家前途等「次要」問題，由非基督徒去理吧。」我覺得這樣未免把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神看得太狹小了。我們的信仰不是單叫人有內心平安，乃是讓人得着生命的方向和內容，這生命不但是永恆的，也是可以掌握的；這生命包括了我們每天生活所面對的問題，包括了人類社會的一切罪惡、困難等等。在這些部份，我們的新生命也應該有積極的貢獻，因爲它們也是神創造的一部份。

如果我們整天和別人談論聖經只是因爲希望教會長者讚賞、弟兄姊妹羡慕或自己有些滿足感的話，我們只還是個法利賽人啊！我同意人的物質需要不是福音，但硬要將福音本身和生活的需要徹底分開，只會做成一個極端唯心的基督教。我們每天的生活所需和我們對神的認識豈不都同樣包括在神的計劃之內嗎？

學生運動

在學生時代，我們沒有對社會直接的責任，嚴格來說我們還只是寄生蟲。我們所做的並沒有甚麽決定性的後果。中學時大家都頗被這教育制度所支配，心中只懂得考試讀書。但在大學裏眼界闊了，許多社會現實問題再瞞不了我們的眼睛。許多同學對社會的責任、民族的自尊、國家的前途等問題關心起來，開始不斷的認識、總結，慢慢就成了今日的「學生運動」。

無論現在「學運」的路向如何，它對大專學生界起着一定的作用，基本上它替許多同學在認識社會國家和準備自己服務的目標上提供了一些答案。我們作神兒女的大可以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但照樣我們也要面對同樣的問題和挑戰，也同樣要提出我們的答案。我覺得關心社會就是從這個找尋答案的態度開始。我們每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認識和關心，但重要的是我們都要認眞，肯吃苦，在我們的崗位上對神忠心。

實際參與

既然大家都該關心，認識社會，好準備有效地事奉，是否每個人都要在學生時代活躍參與活動，在學生會中當上一官半職，畢業後又做個民選議員？

其實最基本的是在於我們有沒有關心，有沒有因爲這關心而在行動上有所表現，這表現可能是當上學生會的幹事，也可能是積極參觀展覽和討論會。或和別人一起研究問題。學界裏發生的事是關乎學生切身的問題，並且也是鍛鍊我們深入認識社會的好機會。學生運動裏的許多鬬爭不單是權力上的，並且重要地反映了認識社會國家的不同意見。也許我們會怕在參與當中被人利用，但我覺得不理不睬的態度也同樣可以給別人利用；任何情況下被人利用的可能性總在，重要的是我們敢不敢在這些場合裏表明我們的觀點，以致別人可以明白我們的立場。往往我們以爲冷漠的旁觀態度是上算，但其實這只是掩耳盜鈴。

國家問題

我們一直在談到認識和關心社會，但當我們眞正負責任地去考慮不同的社會問題時，下一步要面對的必然是國家問題。這漸漸也會牽涉到我們個人政治立場的問題。我們怎樣看今天的中國，會直接地影響我們對社會的看法，也影響我們在預備事奉過程中的一些決定。

誠然，許多問題的答案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想出來，而要經過長年累月的實踐和思考。我們都相信政治制度不是人類社會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法，但無論如何，在主再來之前，社會總需要一個秩序，我們可以看看甚麽制度對中國和香港社會較適合，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而且，也要準備教會中的弟兄姊妹一同思考和面對這些問題。學生時代是我們最好的機會去思想和鍛鍊自己在神面前立志。畢業後，我們往往會爲工作所困，或因爲其他種種的藉口，以致我們可以逃避。因此，讓我們把握學生的時代，叫神的旨意在我們身上顯明，做個點了燈，又預備油的童女。

集體的見證

大學生活的幾年中，深深感受到孤獨的滋味。曾經沉迷於種種的理想和憧憬，覺得自己在進化、在改變，但却忘了週遭的弟兄姊妹。獨個兒趟不是辦法；神在歷史中的計劃不單是個人的，也是整個社會的。集體的行動和見證能帶來有效的改變，今天教會裏的弟兄姊妹就是缺少了合一的集體見證。我覺得小組不單是靈修、長進、傳福音的工具，也是集體見證的單位。

我們自小受慣了塡鴨式的教育，不大懂得思想，常常容易接受了社會制度和執政者劃給我們的框框。我們沒有機會去想想這個框框以外的世界，教會內也瀰漫着一片溫暖的氣氛。這本是很好的，但往往却叫人對社會的景況麻木了。今天神給我們進大學的機會，祂要我們好好準備自己將來的目標和責任。對社會和國家的了解是在參與時開始，我相信我們抱着準備自己，在神面前領受的態度，那怕甚麽政治和「屬世」？

香港教會也需要面對香港前途的挑戰。若教會要在苦難的日子裏站立起來的話，神的兒女必須是一班滿有裝備的戰士。願神的靈在我們中間作主。

○ 向前

我看香港學生福音工作

引言

加入香港學生福音工作快三年了，其間也有機會參與亞洲區及國際性學生福音團契的大會，稍稍認識世界各地學生福音運動的情況，不禁思想本港基督徒學生在神定下福音傳遍天下的計劃中所佔的地位，所蒙的恩惠及所應有繼續的追求。

香港學生福音工作已經最少在下列四方面蒙了神特別的恩典：

（一）香港福音門戶開放

曾聽見不少基督徒抱怨向同學傳福音的困難，這是因爲我們不知道眞正難傳福音地區的情況。在東南亞，最容易接受福音的可算是華人。有些城鎭惟一可以找到就是華人教會。香港更是得天獨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都說粵語，不像海外華人有閩、潮、粤等方言及華、英等語言上的隔閡。去年在亞洲區學生福音團契代表諮詢會議中，當我報導香港在七四至七五年度經由大、中學生團契信主的人數超過一千七百人時，許多代表都十分驚奇神的作爲，沒料到這彈丸之地學生福音工作竟有如此輝煌的成果。

（二）香港學生福音工作基礎穩固

三年前曾訪印尼學生團契。偌大一個國家只有耶加達及泗水有學生福音工作。耶加達大學林立，聯校性大型週會只有只有十數人參加，各院校只有小組性聚會。泗水連正式團契聚會也沒有。去年遇見印尼的學生幹事，說起學生領袖對福音工作的原則及方法十分模糊，他聽說香港出版了「校園工作手册」。立刻把我拉到一旁，硬要我把內容背給他聽。去年八月又遇見一對往意大利作學生工作的美國傳教士夫婦。據稱他們感到頗爲失望，因爲團契一切活動安排都要他們一手包辦，學生幾乎「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毋怪乎效果奇差。巴基斯坦亦有類似的情况。回想香港的學生團契，雖缺點也有不少，但大致上同學已明白學生團契存在主要目的是爲了傳福音，向學生傳福音的主力是學生；幹事和導師只能從旁輔助。這些基本觀念澄清了，實在是香港學生工作之福。加上團契組織的經驗，傳福音神學的嚴謹，教會有形無形的支持，都爲學生福音工作打好穩固的根基。

（三）香港學生福音工作發展迅速

只有約二十年的歷史，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已由幾個人的禱告會發展成目前五大聯合團契（約一百六十個會員團契）三個部門，及三十多位同工。近數年的發展更見迅速。數年前大專團契仍徘徊在重栽培與重福音的岔路上，以致有些團契幾年來也沒幾個傳福音的果子。及至近年來，團契認定傳福音爲首要目標後，信主人數直線上升。到今兩間大學每年信主人數

都超過二十人。中學生三年間亦由原來六、七十個團契驟增至一百四十餘，信主人數倍增更不在話下。如果把福音閱覽室及突破的工作算在內，這二、三年來的發展更非三年前所能想像。雖然這幾年正值全球經濟衰退，神卻奇妙地供應了學生工作直線上升的支出，顯明祂的祝福。

（四）香港學生知識多、批判力强

今日的香港，有點像第一世紀的哥林多，有大都市的繁華，東西文化滙集，政治宗教思想自由，基督徒要得着知識十分容易，我們有大小五間福音閱覽室，專爲學生服務（馬來西亞的學生幹事曾聽得目瞪口呆），並且不少教會及神學院的長者都很關心學生工作，樂意盡心盡力協助學生團契。此外，學生本身對傳統做法和說法都愛提出質疑，喜歡研究討論，彼此刺激思想。所以在知識上、香港學生足可與世界任何地區相比。

根據主耶穌的教訓：「多給誰，就向誰多取，」的原則，香港蒙的恩愈多，責任也愈大。但事實上，照我所看見的，香港基督徒學生卻有多方面的缺欠。

（一）缺少全人委身

學界福音工作雖已一再強調福音的寶貫，乃在於我們蒙赦罪後可以得着榮耀的基督作我們一生的主，帥領我們生活。但「委身」仍是信徒中嚴重的問題。且不談無心事奉的信徒，就以有心的來說，委身往往也只是部份的，不是全部的；短期的，不是終生的。所以多數人肯投身的事奉，都是一些有時間性，有可見目標，且會有成就感的工作。這種事奉，往往只需他的知識和才幹，而不需他把整個生命敞開。當工作完成後，也沒有甚麽繼續的責任，所以不致影響他的自由。也許這是大專基督徒畢業後在事奉工場上流失率大，而投身全時間事奉者少的原因吧！

（二）缺少深入交通

在校園內弟兄姊妹不難相識，也可以客觀地討論問題、甚至可以一同工作，一同禱告；但心靈深處的眞我，大都沒有向人打開，彼此只有知識上和工作上的關係，卻缺乏生命上和心靈裏的溝通。這種膚淺沒有根的交往，既不持久，也經不起考驗。毋怪當弟兄姊妹在靈性低潮和信仰有疑問時，就特別感到孤單無助。至於大部份弟兄姊妹畢業後，各散東西，才發覺已往所有的是「熟落」而不是「深交」。

（三）缺少廣闊異象

香港大專基督徒普遍眼光不够遠大，太容易自滿自足。所關心的圈子很少能脫出所在校園以外。只要在校內所參與的活動使自己够忙，就不再考慮更廣大更長遠的挑戰。這種狹窄近視的結果是忽略了神永遠的計劃、現今世界的局勢和香港所處的地位，因而看不淸自己應扮演的角色。難怪香港大專畢業生對香港社會幾乎全無影響，參與海外宣教工作的又是鳳毛麟角。

（四）缺少合一表現

合一的表現，雖不必行動劃一，卻不能沒有行動的一致。香港的大專基督徒，我行我素的不少，共同進退的小組難得幾個；至於整體合作性行動，參與的人則從來未見踴躍。（比起「學聯」我們眞感羞恥。）記得二年半前在馬尼拉擧行的第一屆亞洲區學生宣教會議中，日本有很大的代表團。他們龐大的旅費從那裏來？原來其中不少是由他們學校團契或祈禱小組通力支持，爲他們籌足旅費。所以他們學習也特別積極——因有責任回國向團契報告。香港數十位代表中，有類似情形的連一二位也沒有。最近 ICCF 月禱會人數零落，籌辦一份大專合作性刊物困難重重，都反映了大專基督徒缺乏合一的意識及團結的力量。

結語

在去年國際學生福音團契領袖訓練營中，幾位弟兄姊妹給我很深的印象：一位牛津榮譽畢業的姊妹準備往比利時大學進修。不是比利時大學比牛津好，而是她對比利時大學的學生發生興趣，借讀書爲名，在天主教大學中建立基督徒團契爲實。另一位牛津畢業的弟兄也具類似理由要進貝魯特的大學研究院。問起他在牛津主修甚麽？亞拉伯文和回教研究。目的爲何不問可知。前一年暑期，他已在學院中數十位團契弟兄姊妹支持下，往貝魯特視察及工作。此行亦由同一班人支持。他覺得弟兄姊妹在後的支持給他很大的安全感。這些人表現了大專基督徒可以怎樣委身，得着異象和實踐合一見證。在營中一次全體交通聚會裏，當一位無論容貌、衣着，談吐、舉止都令人感覺得很美的奧國姊妹在交通一段聖經時，任主席的弟兄突然截住她，一定要她先說當日中午會發生的事。她楞住了，急得要哭。那位弟兄非但沒有歉意，還好像對她很失望，在場的人都替姊妹不平。後來人少時有機會同那位兄弟說，才知道原來當天該姊妹向他表示不滿大會某規則，他實在因愛她，不願她在人面前只表現美的一面，要引導她不怕顯露眞我的感受，可惜她放不下她的面子，自尊心不肯被破碎，人際關係也沒有痊癒。從他身上我看見一點爲求深入交通所需的愛心，誠實，勇敢和代價。（後來那位姊妹十分感謝這位弟兄。）

雖然每年香港有許多學生信主，我們不敢稱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工作」爲「運動」，因爲離開構成「運動」所需的基本條件一全人委身，彼此歸屬，遠大目標及團結行動一我們還有一段距離。但願這些有限的觀察，能引起弟兄姊妹反省今日我們在神面前的實況。

蘇芸英

人生的苦難、苦難的人生

基督徒常常對別人說：「在主裏我有平安和喜樂。」不信的人聽來，往往覺得這是自欺欺人。在他們眼中，基督徒不也是與常人一樣，要面對各樣困苦愁煩、疾病患難嗎？不但如此，在信的人當中，也會因爲遇到患難而失望、沮喪，覺得神遠離了他們；甚至因而軟弱跌倒，一蹶不振。這是何等可惜的事！

在我們的周圍也實在是發生着很多令我們掩面的事：無辜的人被殺，千萬人流離失所、終年不飽，戰爭帶來的殘破和死亡……。而聖經告訴我們：「神就是愛。」那末，爲甚麽世上又充滿了苦難？

苦難問題

苦難問題之所以成爲歷代基督徒的困擾，是因爲我們接受了聖經所說的那位無所不能而又是全善的神。神既是全善的，祂一定憎惡苦難；而祂既是全能的，就大可以排除或阻止一切苦難的發生。但爲甚麽苦難卻又確實存在於世上？有些人因此就認爲神不是全能的，或不是全善的，或甚至兩者都不是。

神的全能

基督徒可以接受神非全能的說法嗎？

「全能」意即「凡事都可以做」（註 1 ）。可是，凡有內在矛盾的事，就是全能也無法「完成」；這不在乎神的「能」與「不能」，乃因爲這件「事」本身含有內在矛盾。凡有內在矛盾的事，就是沒有意義的，其本質是荒謬，是不可能的（ INTRINSICALLY IMPOSSIBLE ）。例如「神可以劃一個四方的三角形嗎？」，或「神可以做一塊自己也搬不起的石頭嗎？」，這些問題本質上都是荒謬的。

再者，這些矛盾還是在我們有限的經驗範圍內，而「全能」這回事則甚至超越我們經驗理性範圍以外；我們不能够因爲沒法理解，便說神不是全能的。故此，神的全能與苦難存在並不相抵觸，更不足以反證神的全能。

神創造萬物這一件事實，本身就足够證明了神具有超乎萬物以上的主權。（註 2 ）神的創造不同於人的創作。後者是從有到有的「創作」；換言之，只不過是將神所創造的東西改造成另一個不同的形體。但神的創造，是從「空虛混沌」到「天地萬物」的創造，每一件東西、每一樣物件，都是神從無中使其有；我們可以想像這樣一位創造萬物的神，竟會對其受造物缺乏足够認識和主權嗎？

神的全善

既然神是全能的，然而苦難也的確存在於世上，那麽，這位神就不是全善的了嗎？

正如「全能」一樣，「全善」這概念也是超乎我們的經驗和理性範圍。而現在人所說的「全善」，其實只是專指神的慈愛；而對這「愛」，又只會用人的觀念去理解而已。

神的愛（ AGAPE ）是要使被愛者成爲最美好、最完善的（當然是以神的標準觀之）；但人的愛，往往只是要令到對方最快樂、最喜悅。可見神的愛遠超乎人的愛。神愛我們，不是只要「討我們的歡心」。保羅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得甚麽益處呢？是今生的喜樂？是肉體的滿足？都不是，而是保羅接着說到的「效法祂兒子的模樣」。神要我們像基督。

神先愛我們，不是我們這些受造之物去愛神。愛是由神而出，神是這愛的中心和源頭；神施出，我們接受。聖經比喻神愛我們，像丈夫愛妻子一樣，是要求對方的完美，更要求對方的專一和順服。神愛我們，知道甚麽最適合我們，甚麽能使我們更完善——更像基督，所以神將祂認爲我們所需要的賜給我們，而不是我們要神兌現我們的要求。

既然神是全能、是全善，更是愛的源頭，我們又爲何要受苦難呢？

「我們受苦難，正因爲神愛我們。」（註3）

人的罪

在了解苦難與神的愛的關係之前，還有一點我們需要弄清楚。

最初，神創造了兩個完美的人。那時，人沒有缺乏，遑論苦難。不過，神不希望祂所做所愛的是兩個傀儡；祂希望人有完全的道德、完美的人格，祂更要求人對祂的愛是從心底裏自發出來的——因爲沒有選擇的愛不是眞正的愛；所以，祂給人有自由意志。既然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就當有神以外被選擇的對象。但當人自己決定了所選擇的不再是神時，他開始背向神，違背神；罪便進入了世界。

罪帶給人的是痛苦、是死亡、是與神隔絕。雖然人犯罪後，仍然可以使用他的「自由意志」，但他此時的選擇，已時爲內裏的罪性所支配。此外，爲要使他們的選擇是有意義的，每一個被選的對象本身具有某一定的特質，而爲別者所無；正由於這客觀的現象，某一事物不能同時滿足兩個或以上的人；加上人的自我中心，因此，更多的痛苦因而產生。

「自然律和人的自由意志，本身已經包含了苦難的可能性；如果要將此二者排除的話，你會發覺你已將生命整個除掉了。」（註4）不錯，人有自由意志，就會有被誘惑的試探，這是要得到完全人格的代價。

人自己選擇違背神，責任當然要自己承擔。但神不也應負責嗎？從神整個的救贖計劃看，神的確是有負責任的行動。而且，對我們來說，神的行動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神的管教

罪惡進入了世界，也帶來了苦難。我們可以說：「苦難是由罪而來。」因爲如果我們的始祖沒有犯罪，我們仍是在樂園裏。

神憎惡罪惡，也使到罪的結果是痛苦。這痛苦就好比神的告示牌，告訴我們乃在罪中。如果再犯罪，苦難就越多；唯一的辦法就是歸向神。

可是，苦難不單是警告，有時也是神管教我們的一部份。「你是赦免他們的神，卻按他們所行的報應他們。」（註5）很多基督徒以爲神是愛，即凡罪皆赦。但神的「全善」不單指愛，也包括了神的公義。「主所愛的祂必管教。」（註6）。祂赦免人的罪是出於祂的愛，他報應人的罪行也是出於祂的愛。神知道如果祂只是赦免了人的罪，而不讓他們受一些苦痛和懲罰，他們很快還是會回到以前的罪中。

我們犯罪是背向神，是以自我爲中心，神的管教就好像要將我們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改變，這當然是與人的意願相違，所以人的苦難才成其爲苦難。奧古斯丁說：「神希望厚賜我們，但發覺我們的雙手已經拿滿了東西——在我們的手上，神找不到可以將祂的禮物放下去的位置。」但神知道——更要我們知道，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就是祂自己。

神赦免了人的罪，卻又要報應他們，那豈再需要甚麽赦免嗎？可是神眞的赦免了我們、容忍我們。神眞正照我們的「罪」報應我們嗎？如果這樣，有誰能當得起呢？「罪的功價乃是死」，如果神要按人的罪報應人，世界豈再有活人？（註7）可見苦難只是管教性的，而不是處罰性的。

所以，神對祂兒女的管教和報應，是有一定的限制，且是今生的，是我們所能承受的。神的報應更時常是延遲的：第一，讓我們有機會改悔；第二，更可以鍛煉我們的信心。事實上，從聖經中看來，神的審判臨到之前，必先有警告；警告被漠視後，最後的審判和懲罰才會來。

這樣，神的愛不是奇妙嗎？王明道先生說：「神的愛不是一種姑息的愛，乃是一種明智的愛，從這種愛裏發出來赦免，從這種愛裏也發出來懲治和責打。」（註8）

神的試煉

我們的神不是一位消極的神，祂不單是消極地赦免我們、報應我們；在另一方面，祂要我們走上成聖之途，而「苦難」就是一位很好的導師。

我們說「苦難因罪而來」是對的，但如果說「一個人有苦難，必是因他犯了罪」，就不一定正確。很多屬靈的長者說：往榮耀冠冕的路也就是苦難十架的路，這話一點不錯。我們在人生道路上，需要不斷學習：學習謙卑、學習倚靠神，以致靈命可以有長進、屬靈的眼界可以拓展。

希伯來書中說到「因受苦難得以完全」，這是眞實的。在苦難中，我們不單可以學習倚靠神，更可以親嘗到神的豐富恩典和祂的眞實奇妙。

保羅是一位偉大的使徒，但他是使徒中受苦難最多的一位；正是在這些患難逼迫中，保羅嘗到神的奇妙。當他在痛苦中，主對他說：「我的恩典够你用，因爲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註9）以致保羅可以有這樣的回答：「我爲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爲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註10）

神要愛祂的人「得益處」，要他們「效法祂兒子的模樣」，要他們活着像基督。神沒有應許我們今生享樂；反之，祂要我們捨己、背起十字架、跟從祂走各各他的路。神藉着苦難提醒我們，在患難中教導我們，要我們眞正認識祂、單單仰望祂。

不過，有一點我們要留意：苦難本身並沒有任何價值，更不應成爲我們追求的目標。從人而來的苦難只會叫我們更遠離神。

人生的奧秘

以上，我們談到很多關乎苦難的理論。可是，苦難的問題不可以用頭腦去解決。如果平常我們對神認識的功課學得不好，信心軟弱，更不肯順服的話，眞正面臨苦難時，我們也許都會成爲不認主的彼得！

人生原就是一個奧秘，以我們有限的智慧，如何能去明白創造我們的神和祂的作爲呢！苦難也是一個奧秘，我們所需要的就只是信心、倚靠和順服。約伯所受苦難之深，在聖經中是少見的。對於接二連三臨到他身上的苦難，約伯一點也不能理解；他所知道並相信的就只是一位公義和慈愛的神。最後，約伯能夠認罪自責，承認自己的有限和無知，並順服神的偉大和奇妙。這是懦弱嗎？是盲從嗎？絕對不，這乃是智慧中的智慧，其成效遠超過任何理性、理論所及——因爲他所相信並倚靠的是一位滿有恩惠、滿有慈愛的神！

基督在十架上所受絕大的痛苦，流出來鮮紅的血，解決了我們的苦難；在新天新地裏，再也找不到痛苦、愁煩、疾病、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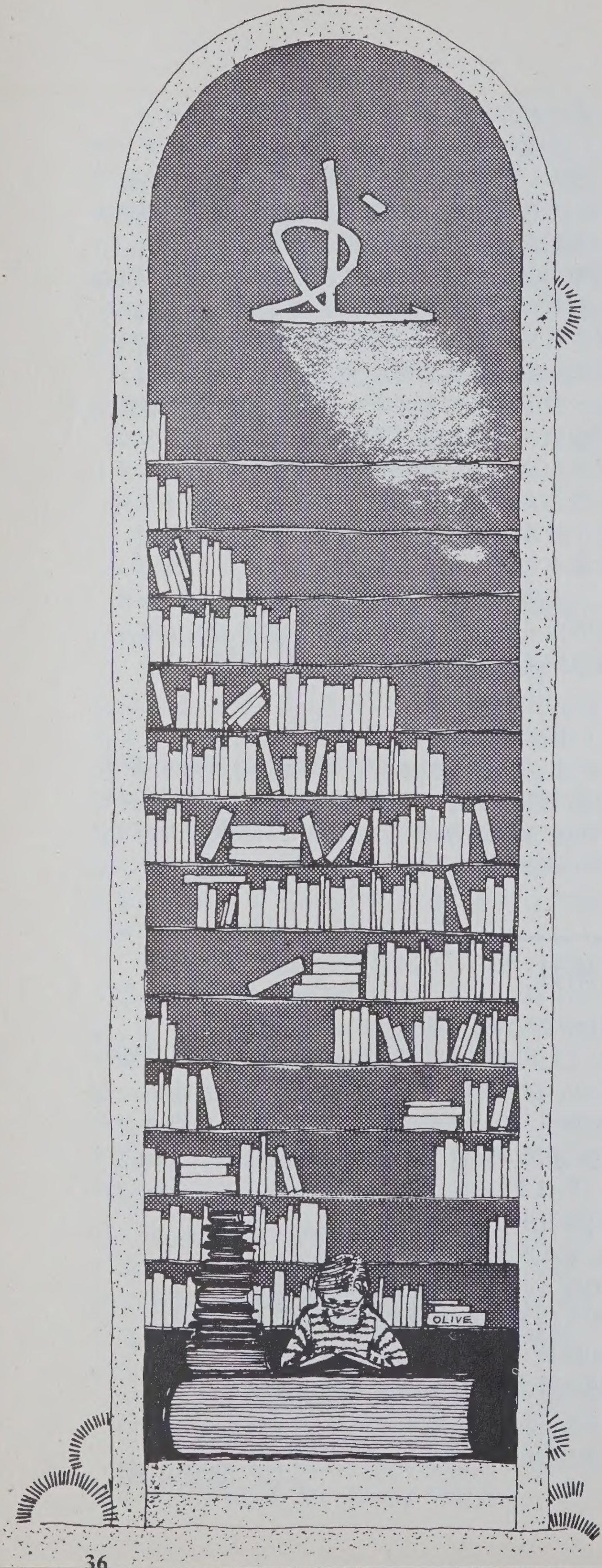
基督說：「我的恩典够你用。」

在人生的船上，我們看海中的狂風。看腳下的巨浪？還是一心仰望愛我們的主，以致我們可以像保羅回答主一樣說：「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附註

(1)太 19:26
(2) J.W. WENHAM THE GOODNESS OF GOD P.42-43
(3)同上 P.48
(4) C.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P.22
(5)詩 99:8
(6)來 12:6
(7)羅 3:23
(8)王明道《寫給受苦的聖徒》P.103
(9)林後 12:9
(10)林後 12:10

閱讀小組



社會問題

THE WAY WE CARE

作者： Gilbert Kirby
出版： Scripture Union
頁數： 147

任何時候，都可能會有人問你：基督徒可以離婚嗎？你對賭博合法化有何看法？死刑應該實行嗎？作爲一個基督徒，你對黎巴嫩局勢有何見解？

每一刻，我們都會面臨這樣的挑戰。我們可以從聖經裏找到我們的答案嗎？這些非常現實的道德、生活問題，很多是極具爭論性的。它們會直接影響我們的信心和對神的認識；而且，還困擾着很多寶貴的靈魂，令他們在考慮接受基督教信仰時，會產生疑慮。

本書的作者就是針對着這些問題，試圖提供聖經中的立場，雖然全書只有一百四十多頁，但共有廿二章，對很多基督徒時常面對的問題，作了系統性的分析。首數章講述的是倫理問題，對馬克斯、回教、佛教等作出簡單的比較，並從舊約、耶穌的教訓和保羅的書信中，提出了基督教的道德原則。有了這些基礎後，作者進一步去分析一些實際的道德問題：戀愛、婚姻、離婚、同性戀、現代工商業的影響、賭博、貧富懸殊、政治、種族、刑罰、戰爭和文化等問題。

在分析每一個問題時，大致有三個步驟。首先，作者點出了問題之所在；然後，列出不同的看法和論點；最後，提供基督徒的看法。

在短短的百多頁中，當然無法對每一個問題都有詳盡的研究；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沒有肯定的答案。可是，我們最少可以得到一些概念。作者說明了對很多問題，聖經本身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但基督徒從聖經中找到一些原則是可以，且是需要的。在序言中，作者說：「如果能够刺激起讀者更深入和認眞地去研讀聖經，那麽，這本書就算是達到目的了。」

○ 陸永佳

THE GREAT REVERSAL

David O. Moberg

Scripture Union

194 pp.

Moberg's book deserves being read by every conscientous Christian who really concerns himself about the role of Christian in modern society.

It is beautifully delineated in a simple form. The whole book is about the issue of evangelism versus social concern. The tragedy, the author maintained, lies no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wo school of theological thoughts, but in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stand – making it into an "either-or" problem.

Moberg started with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had generated the withdrawal of the Evangelicals from social participation since the 1920's and 30's.

As an Evangelical himself, Moberg did not hesitate to point out the inadequacy of evangelism only in responding to Christ's teaching. Conformity with the world was specifically condemned.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he argued, no action already meant action supporting the status-quo or whoever wielding the power. To encourage evils in society is against God's will.

The author demonstrated how subtly one's social position can influence one's perception of the social order as well as on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sometimes to a degree of outright distortion. He pointed out that some of the early advocates of Evangelism like Billy Sunday was financed largely by wealthy people. Through association with them, he shared much of the world-views of the privileged class.

Moberg pointed out that very often Evangelistic Theology is linked with conservatism in political, economic or social issues. Structurally induced social evils were looked upon as personal views. The Evangelicals concern so much about attack on personal views so that they can happily neglect problem rooted on an en masse level.

Sometimes, Christian values were infused with cultural value to justified the privileged position based upon exploitation of the weak.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also criticized the extremeties of the Social Gospel. Their overconcern with social problems led to their negligence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Deeds without faith is dead. Without fait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 Christian deed and the activities of a secular welfare agency.

The continuous battling of the two schools of thoughts only makes the Body of Christ in greater disarray. It helps neither to elevation of social evils nor revival of the Church. The problem is rooted in a false dicotomy between preaching the Gospel and improving social conditions.

The answer to the problem, in the author's opinion, is the unity of both faith and deeds. Christ demands a revolutionary change not only in the spiritual or social realm, but demands the individual to respond to Him as a totality. "The secret of . . . success lies largely in the balance maintained between the "inward journey" of engagement with self, God and others and the "outward journey" of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H.K.Cheung

ARGUING WITH GOD

作者： H. Silvester
出版： IVP
頁數： 128

本書的副題爲 A Christi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 of evil，握要地把這本書的寫作目的點明。

基督教所傳的是一位全能全善的上帝，而這位上帝又是宇宙及人類世界的創造者，但爲何這個世界充滿天災人禍？難道這位至善的神不能把世界上的苦難消除？抑或祂喜歡苦難存在宇宙中（這樣祂還是至善嗎？）這些疑惑便構成了「苦難問題」。這並不單是個哲學上或理論上的難題，而是一個現實生活的問題，爲許多人（包括基督徒）經常面對。本書正是嘗試從一個基督徒的觀點去探究苦難的奧秘，爲我們提供一個解答。

作者在本書的首四章中，詳細地解釋問題的所在，然後在第五章才開始提出他的答案。

本書作者提出了「人的自由意志」作爲「苦難問題」的解答。因爲神創造人類的時候，賜給人絕對自由去選擇他的行動，而人却使用了這自由去選擇「自我中心」的生活，以至衍生出許多人爲的苦難——人對人的不公義、剝削、自私自利、仇恨、爭競以至殺戮及戰爭。雖然「人的自由意志」能夠解釋人的罪惡及罪惡所帶來的苦難，但我們能用同樣的答案去處理天災（或自然災禍）嗎？本書作者認爲許多所謂「天然災禍」都是由於人類未能好好管理這個世界及按照上帝的旨意而生活的結果。故此，有許多苦難的來源，歸根結底是在人的犯罪——放棄以神爲中心。

除了討論人的自由意志外，本書的第六章還嘗試爲天災及動物界中的弱肉強食（Animal pain）提供解答。第六章中所涉及的問題很多，雖然作者只是很簡短地討論每個問題，却也爲讀者帶來豐富的思想食糧，引起讀者們繼續深入研究的興趣。跟着，作者在第七章中用頗長的篇幅來討論及闡述地獄的眞正意義及它與「人的自由」的關係。最後，作者在第八及第九章中向讀者提出挑戰。他宣稱上帝並非對人類的苦難掩面不看；相反，祂願意關心，願意爲祂所造的人受苦。然而，我們又如何？我們該負的責任很多，可是，我們有盡上我們全部的力量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嗎？「苦難問題」並非純哲學或理性的辯論，而是與我們有切身關係，有切膚之痛的現實。因此，眞正與神辯論（ARGUING WITH GOD）的人，並不在乎哲學與理性，而是因爲他看到了現實——人痛苦的現實。然後，他試圖去與神辯論，試圖去尋找到力量，以期在這充滿苦難的世界中，活得更有意義，更有把握。

李展强

THE PROBLEM OF PAIN

作者： C.S. Lewis
出版： Collins
頁數： 148

正如本書的書目所清楚顯示的，這是另一本有關「痛苦」的書。作者用極富推理性的手法，去探討這一個同時爲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時常面對的難題；對兩者，「痛苦」往往都會成爲懷疑神的觸發點。作者在序言中，就指出了「這書獨一的目的，是要去解決痛苦所引發起的理性上的問題。」

此書共分十章。在第一章引論中，作者精簡地剖析了基督徒信仰的四個特質，並說明這個信仰怎樣直接導致「苦難問題」——而不是解決了它；當然，這是專指今生的苦難而言。在第二和第三章中，作者清楚駁斥了兩種苦難問題引起的質疑（既然苦難存在，那麽神或不是全能，或不是全善)。在第四章裏，作者提出了八種基督徒對苦難時常採取的錯誤態度，並逐一加以簡單的分析。

那麽，苦難的最終由來是甚麽？第五章提出答案來：人的墮落。人自己選擇離棄神，於是帶來種種痛苦。在接着的兩章裏，作者就詳細論及人類所遭遇的痛苦，並簡單說明其本質和效用，與我們應注意的地方。人所受的苦難

在地獄裏達到最高點，也就是說，人與神永遠隔絕；第八章就是論及地獄。然後，作者試圖分析動物所受的苦難。在最後的一章裏，作者提出了基督徒最榮耀的盼望：新耶路撒冷。正如保羅說：「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因着作者深厚的文學修養，所以無論在用字上、語法上和風格上，本書均頗具文學批評的風采；故此，不是讀文科的讀者，讀起本書時會頗覺迂迴。因此，讀時要慢慢咀嚼，或多讀兩三遍，以能抽出其主要論點。

雖然作者在序言中，說自己涉獵的資料不多，而這書中也多是重複前人的思想，可是，在這薄薄的書裏，有很多地方是值得一看再看，並銘記心頭的。每一章都可以成為一個單元；但如果肯花上時間，一氣呵成地讀此書兩三回，你將會對「痛苦」這個難題有更深、更成熟的瞭解。

梁汝照

THE GOODNESS OF GOD

作者： J.W. Wenham
出版： IVP
頁數： 223

「全善的神」與「邪惡的現實」這矛盾的問題實非單單出現在舊約聖經中——就像神命令以色列人殺戮迦南人，或詩篇裏復仇和咒詛的句語（「拿你的嬰孩摔在盤石上的，那人便爲有福。」詩137:9）等。新約中所提及永恆的刑罰比舊約更嚴厲，耶穌基督更揭示了地獄的可怖（「在那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可9:48 ）。即或有人意圖否定聖經的眞確性，他也無從避免人類歷史中屢屢發生的「天災人禍」；要是進而對神的「全善」或「全能」加以否定，那只是消滅問題而非解決問題而已——因爲這樣的神已不再是基督徒（並耶穌基督）所信的神了。

本書作者在序言中指出：

「基督徒於嘗試明白神的作爲時，必須着意拒絕一些便捷的答案——尤其那些將聖經中難以接受的部份輕易略過的說法。我們要絲毫不苟地正視事實：直到我們發現自己只是無知的孩童和叛逆的愚頑人；除非我們願意放下「神應該這樣那樣　這種傲慢的教訓口吻，承認我們只可能明白神樂意向我們顯示的事情，否則，我們注定事事碰壁！」

對於這許多超乎人能力範圍的事，我們只能「接受」——此外別無選擇！況且，我們也不用替神「說好話」；「人替神申辯的結果不外是把祂塑成容易爲人人接納，符合我們那些錯謬百出的標準；或是將祂拒諸理性以外，只可用信心的眼睛去體會。」（87頁）

由是，我們可以從消極處理這個信仰中最困難的矛盾進入積極對神的特性更深入的了解——究竟在聖經裏及宇宙中，神向我們啓示有關祂的「善良」是怎樣的一回事？於此，作者在結論中表示：

「明顯地我們起初對神全善的疑問是出於我們對「善良」不完全的認識。這淺陋的觀念根本無法容納永活眞神的威嚴、榮耀和慈愛。兼且我們非但沒有讓聖經來重整自己的觀念，反而以錯誤的認識作爲標準來批判聖經。如此我們遂失去了有關神的純正教義，也抹煞了基督教獨特的神觀。我們失掉對神戰兢敬畏的心，也就失掉了眞正的智慧和眞摯的敬拜，更無法領會神大愛的深厚。」（180頁）

書中舉出在這邪惡的世界裏，我們仍可察覺神的善良的九項原則；循着這些原則；作者再詳細探究聖經人物的罪行，摩西律法的疑漏，殺戮外邦人的聖旨並「咒詛的詩篇」等難題。他更引導讀者從耶穌基督身上去看神的善良與嚴厲和諧的彰顯。

事實上，「神的善良（恩慈）和嚴厲」（羅11:22）是不容分割的眞理。我們不能「任擇其一」，只可二者並重。

李思敬

編後

一年來「橄欖」二三事

一年八期才只出版了六期便在回顧，好像有點不合時宜；但由於七、八期是中國專輯的合刊，因此在這本年度末了的一篇編後中，便不免要作一些檢討了。當然，眞正有資格檢討「橄欖」的，還是讀者們：我們也十分盼望聽到你們的意見。

從以往單元化的專輯改爲今年多元化的雜誌形式，相信「橄欖」更容易爲讀者所接受。我們已盡力使每一期都保持有分享或漫畫或文藝的稿件，但却很覺得，這方面的稿件比專題性的更難求。眞願意基督徒文學家、小說作家的需要底呼喊，在你心中產生共鳴。

爲求多元化，年初的「橄欖」誠然不及過往的「有份量」，但漸漸地，我們發現我們與讀者是一起在進深。我們相信，深入和淺出之間必須取得平衡。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是「橄欖」的目標之一。差不多每一期「橄欖」都開拓了新的問題，希望引起讀者討論。我們每期雖然都收到一些讀者來信，但先後參與討論的還只是十多人。難道今天的基督徒不重視眞理的純正了？我們衷心希望「橄欖」眞可以成爲一個論壇，作爲讀者的你，可以在這方面給予我們最大的支持。

一年來，「橄欖」組織過的資料小組不下十多個，有長期性的，也有暫時性的。前者能够經常、系統化，深入的看問題；而後者則能讓更多人參與。事實上，除了外來稿件外，很大部份的文稿都是集體執筆的。弟兄姊妹能在資料小組中一起學習，一同探討，並有機會藉文字與其他弟兄姊妹分享一點心得，誠然是一件美事。

「作爲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也是「橄欖」的目標之一。一年來，我們在這方面做的還不足够；但研究小組探討新區教會的工作、工業佈道小組討論香港教會的工業使命、採訪小組報導華福會的情形，都是我們從教會的角度看問題的一些嘗試。希望日後「橄欖」與教會能在更多共同點上有交流，成爲一度眞正的橋樑。

有一個時期，團契職員會曾擔心團契和「橄欖」的人手分配問題；而「橄欖」所需要的人力也頗爲龐大。但後來，我們發現雙方並無衝突，反而是互爲補足：團契需要人手擔任常務性的工作，而「橄欖」則着重在思想上的裝備。例如團契鼓勵弟兄姊妹傳福音，「橄欖」則可以探討福音的內容，傳福音的方法等。

起初，面對一千名訂戶和一萬八千元的財政預算時，我們實在有點茫然。但神豐豐足足的加給我們，更賜我們倚靠他的心。從擔心稿源短缺到在第四期增加篇幅，也是我們經歷神的豐盛又一明證。可是，篇幅的增加也帶來財政負擔的加重，我們的財政預算也增至二萬三千元；爲要平衡支出，我們需要新訂戶六百名以上，及大約五千元的奉獻。但我們深信：神怎樣從起初帶領我們，祂也照樣帥領我們以後的日子。

我們的編委會每週都有定期性的祈禱會，爲「橄欖」的工作和個別的弟兄姊妹禱告和代禱。我們深深感覺到作爲學生的種種限制：我們的靈命和經驗都很膚淺，有時缺乏沉實的遠見，而且，作爲學生，我們要在學業上作美好的見證。所以，在「橄欖」的事工上，我們更需要倚靠神的能力。作爲一個負責任的讀者，你也可以在各方面來支持我們，首要的就是爲我們獻上你的代禱。

要維持一本雜誌，並不容易，要確立一本雜誌的地位，更非五、七年不成。一年來，「橄欖」充其量只能說是起了步，開始找尋她的方向。「橄欖」若要繼續朝着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的見證這方向發展，恐怕不是港大基督徒團契在人力、物力、和代表性上所能獨力支持的。香港專上學生福音團契（ICCF）正考慮出版刊物，但願「橄欖」的小火花，能融合在這合一的火把中，在這世代爲主發光！

編委會

中國專輯

橄欖　七八期合刊

內容預告

海外華人與大陸福音・基督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相之間的意義・答盧汶會議・向中國大陸傳福音方法檢討・從聖經立場看共產主義・動蕩中的基督徒學生運動・對中國的承擔與認同・我看「認識中國」・淺論中國知識份子思想演變・基督教在華發展概略 1900-1966・革命文藝・新中國的理想人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簡體字聖經・基督徒談「認同」・中國近百年大事年表及參考書目・書評

敬請留意出版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

會長	金新宇教授	
副會長	劉振鎰博士	
主席	彭紹華	（醫三）

橄欖出版委員會

出版秘書	陳崇榮	（工二）
總編輯	李思敬	（文二）
助理總編輯	梁汝照	（文一）
編輯	譚一翔	（醫四）
	李成富	（社三）
	盧詠儀	（社二）
	盛蓓影	（文二）
	孫奮生	（工二）
聯絡編輯	伍康敏	（醫一）
	胡運好	（文一）
	盧佳定	（文二）
	陳燕薇	（文二）
美術設計	高竟祥	（建二）
	張威平	（建四）
文書	丘靜美	（文二）
財政	陳敏慈	（社二）
宣傳	徐潔蓮	（理二）
業務	李志雄	（文一）

通訊處　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 20379 號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轉交
總代理　福音閱覽室　電話：3－674694
九龍德成街2號B二樓
承印　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電話：5－791570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十八樓 A 2
排版　中文打字服務社　電話：5－793443
訂閱全年八期港幣十五元正
海外訂戶全年港幣二十元
付款　滙票或支票請寫
evangelical reading room

稿例

㈠ 稿件以中文爲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㈡ 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㈢ 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㈣ 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㈤ 本刊不設稿酬。
㈥ 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㈦ 來稿請寄本刊通訊地址。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十七卷　第六期　一九七六年八月　

目錄

訂閱全年八期港幣十五元正　　定價每本港幣二元正